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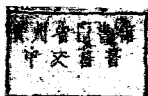
何祖国

戴克家



上海三联书店

19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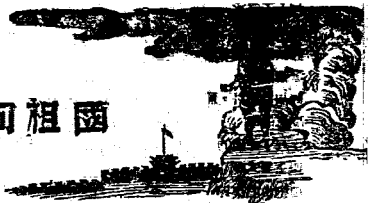
10114

1

目錄

向國願.....	1
從多到寡.....	47
敵.....	81
哭葬神甫.....	105
爲抗戰而死其光榮.....	123
他打仗去了.....	137

回祖國



(一)

婆搖著山帶
這十月天的勁風，
呼嘯的山林
散作了裏裏刀風，
黑夜一手掩沒了大地，
三五個寒風像鬼的眼眸。
山村的狗子俱好直聲，
用自己的聲音壯自己的胆，
細碎的脚步，渺茫的人影，
也會惹得它汪汪哀聲。
今夜的情形
可有點不同，
山徑上的人羣
攪成一股繩，
步子像繩索上

中

都無聲地閉上眼。

不曉得。

林內風聲，驚鳴。

冷風的響。

拒死了逆潮的呼聲。

山下盡大抵

要把山石震碎。

像被號角號起的雄兵。

挺向頭敵作決死的衝鋒。

彭守成走出了他們的茅屋。

提一支短槍點燃紅櫻。

對幾格橫束一條大帶。

褪白了的布面黑影給染得烏青。

他明白，又是城裏「逃犯」的人來。

一個消息把他們隔開了山中。

(也許是一陣遙遠的風)。

投親奔友。

換候換寒。

一句老話送給他個慰安：

「大亂住鄉，小亂住城」

天天嚷着鬼子要打個陽城。

也天天聽到斷續的砲聲。

飛機倒是常從頭頂上過。

可是，並不會真的到過一隅日本兵。

他心下正在這裏想着，
眼前滑過了一顆「掃帚星」，（註）這
秋一口氣反閉了柴門，
一家三口對着「掃帚星」
妻子的頭髮青絲一寸寸地
燈光也竟不笑老婦的圓臉，
這三間茅屋裏有（註）
他們守着今夜的事。

（二）

守成，三十歲時「掃帚星」
三十年，因為沒有（註）
祖宗的一脈（註）
就在他們的每一支（註）
正像他的名字原承紹天賜，
他，「守」着先人的結，（註）
可是先人並沒有給他什麼，
除了三間茅屋和腰上的（註）
他沉默，
沉默像一座火山，
他頑強，
頑強的像石頭一樣，
山來
給他劃定了一個天地，
他是在這裏流汗，（註）
一代一代從他祖先開始，

空手而來，
空手而歸，
最後用了自己的身體
去喚醒這新鮮的田地，
這田地可並不欠他，
這田地的主人，
「千明牌」已經與他兩次，
他是他的佃戶，
他是他的奴隸。
當寒風吹開了滿山的花， (二)
他搬動了那舊時代的犁，
到了秋風吹掃的時候，
他的小窩居然也築好了，
像他的眼睛清不過山溪，
他的心會不離大山萬里去，
僅的承，
寫不出自己的姓名和家鄉，
智慧如雲，
十萬八千丈。
他熟悉的是那一條山路，
它引他到主人那邊去，
去給主人送款，送糧，
去替他守夜崗，
憑自己的生命
去保衛別人的生命
憑自己使用的武器

別人的臉。

(三)

山村的夜，像往常
從無夢的睡夢中滑過，
當晨光在天幕上放散出豪情，
一個驚風震醒了每一隻耳朵：
一支太陽旗
在信陽的城頭上飄揚，
它播撒了多少人的安樂與幸福，
它高揚着榮譽與無恥，
它飄着每個中國人的恥辱，
做子虛與仇恨的標誌，
這消息不曾一點餘留，
再叫彭守成僵死，
千萬個蘇民與生靈，
用折頸的短劍，
用失了顏色的膽子，
用父子不相顧的驚慌，
給了他一個贈賞。
「這裏離汝城有五十里，
探山中鬼子是不得到的，
事實進一步向他迫進，
他，彭守成也把苟安的全副權給了世孫，
他懷舊情，
懷着一顆忠誠的心，

在大難臨頭的時候，

• 南國人的

他去探望他的主人。

(三)

掘地人腳，

像春秋放下的情形，

拉着孩子，牽着畜牲，

天夢一聲，喊喊打獵的

心是石頭，

也別要發痛！

像沒有一個安全的掩護，

野身子驚悸戰慄，

也沒有一定的方向，

任如飛的燕子南北飛越，

公路兩邊尸身最盛，

一地碧血在太陽下發紅，

有的大屍還在抽搐，

死屍堆裏露出了細弱的呼吸，

對着這慘景，不必殺人，

就是天公也得不開眼睛！

槍枝同人尸一樣，

不依姿勢的七歪八橫，

槍同散土一樣，

骨肉堆又西條，

刺刀上留着紅血，

刺刀上留着腐肉，

大砲從昨晚打到天明，

現在，他行走正避着炮彈，

彈聲震地從頭頂擦過。

轟一聲，腰身子向四面八方向外，

倒下去，爬起來，

他險了一條生命。

明明是一個將領迎面走來，

叫他十聲，十聲都不答應，

倉惶裏認清了誰在喊他，

脚一停，吃了一下發重的說，

步子又開始有條的移動。

一顆赤心在胸中跳動，

冒着死跑到了主人的家中，

主人却已經不在這裏，

一片瓦房罩滿了炮彈的窟窿。

他立在滿地碎瓦上，

悲傷又淒涼

屋上的瓦膜零零向他苦訴，

大裂着嘴一張又一張。

這時候，

許多陌生的想像

聞到了他最現實的心頭，

他想到主人的命題，

他想到每次來到門前

向他擺動尾巴的那條老黃狗。

他想到日本兵一到，

「百萬」家財不也變成了空？

他想到，炸彈爆炸，

也沒按著那雙憂鬱的眼睛，
自己的靠山已經搖動，
他開始知道了害怕，
同時，也開始知道了懊悔。

(四)

荒島預開了第一缺口，
它呼喚太陽駕起他的金輪，
山村剛跳出夜鶯井鐺，
抖擻在拂曉的槍聲聲中，
槍聲，鐘又響，鐘又近，
槍聲是鐘聲的每個人心，
像「二月紅」崗谷起身的驚雷，
帶起來一串沉雷——
連大炮的響聲！
山哭了，
石頭是傾瀉，
繞起山峯的白雲，
一齊作急忙的折飛，
紅光一片又一片，
條條後處處在「鑄山」
火光是一個紅的網籠，
那裏就是一個村子，
火，映著山峯，
火，映著水塘，
火，映著山村，

火要罪孽還世外桃源，
彭守成立在自己的門外，
立在寒暑之終。
隨著風，牙齒在作戰，
他的心也覺得發冷。
但，縱與十月的冷風無關，
他，一家三口隱家生迷離，
還是他著一隻花母雞——
是心上的象徵，
門上了鎖。一隻小狗不眠不走，
它替主人看家守在門前。
他們躲進山村的民林，
直到正晌的陽光漸一地松針，
火不再燙，而擊已死，
還才敢深著生回家門。
門，今把牢關，
生死的鐵鎖鎖了門栓，
守著一團忠心的碧血，
小狗雖怯它不再醒來，
恐懼猶存在想像之中，
恐懼存在於事前事後，
真正恐懼來到了眼前，
他推開了門，用大膽的
三個日本兵上了上，
面對著面，槍口對著胸，
他們像是這裏的房主。

用武力拒開陌生的闖入者
那一張睡榻上
橫橫著三個日本傷兵，
像三隻瘋狗滿身是血，
把一張老棉被打在黃銅的
地上是血漬，
被上是血點，
紅血
映進他冒火的雙眼！
三個日本兵
向他亂嚷嚷，
指指自身，
攢指牀上，
最後指頭向門外一點，
把刺刀向下作刺殺的態樣，
這意義彭守成完全弄不得，
雖然這套話他一句也聽不懂，
但可以作一次翻譯，
用人與人間那差不多的心理，
送走了那三個日本兵，
用他的銀簪，
剩下的三個
在牀上半死半坐，
彭守成在地上走來走去，
一把烈火燒在他胸中，
他想起了主人的家庭，

他想起了剛才的火紅，
想起了公路兩邊的紫血藤；
他，他想起了許多事情。
從腰間摸出了那支煙槍，
嚦，嚦，嚦，
他槍斃了三個日本兵——
他槍斃了自己苟安的半生！
他要離去了，——
離去。
還被風雨吹打爛了的茅草屋，
（他幾世祖先親手鋪蓋的）
離去。
還山歌，山歌環抱着的渡頭，
（他幾世祖先親手耕種過的）
在這臨去的片刻間，
這茅屋裏的每一件東西
向他投一個習眼：
倉囤裝一個小國姓王，
藥土的犁耙在靜靜的懸眠，
供龍安息的那張木牀，
它最知道他們的寒暖，
牆角上的蛛網
像他的罪緒，
一絲一絲到處亂牽，
他倦的眼睛裏
淌出來兩滴清淚！

（五）

走出門來，
把一支火柴點上了菸卷。

(五)

沒有買馬，
也沒有招兵，
也沒有號召民衆！
用裂破繩子的呼聲，
武裝的民衆
饑餓下的流水，
自然匯注到桐柏國莊
家庭，
向他們閉死了溫暖的門，
縱然甘心滅亡，
那大塊賣士也不再養育他們，
尖過了砲火插成的生肌網，
推倒了困苦的正堅萬千，
眼淚同歎息落到了茫茫裏，
掙脫了敵人的手，
每張背上打一團血的印子，
帶着打鳥的槍，
一支黑牙拔起紅櫻，
最新式的「捷克」也有一一
大軍像撒下的火種，
祇就是爲了保衛別人的財富，
日夜不離手的小「波漢雷」。

長短的衣服
正如長短的槍
槍口的差別
也同槍一樣，
有些孩子還沒長全牙齒，
有的獸子已三寸長，
不管衣服有多少花樣，
不管槍支有短有長，
不管年紀的大小，
體魄的強弱，
總歸一句話：
被壓迫的人們，
永遠頂着一個命運，
被壓迫的人們，
永遠站在一條線上。
沒有一個名詞
寫在布上作個旗幟，
三十九個抗日的無名英雄，
彭守成就是他們的司令。
沒有紀律，
連起他們的是一塊感情，
不缺乏雅氣，
缺乏賞罰把功過彰明。
更說不上什麼官長與士兵，
那里海峽彼此都是兄弟相親，
坐地為王，獨眠龍，

他們揮毫的
紙張是「匿名」。(註二)

他們的行動
不一定聽着命令，

(一個觀念比很多心裏：
打日本還要什麼命令？)

指示行動的
也許是一時的高興。

早晨，三個小夥子把槍上了肩，
離開黃茶走向青山，

活力老怕生命誘惑，
他們到處找敵人打着開心。

朝陽的紅光下，
那兒影子在足跡，
一轉瞬

森林那邊迎過來一片夕照。
停頓了，

不見回頭，
越午了，

還不見回頭，
黃昏裏他們歸來了，

沒見到人，
先露到就笑。

黃昏鼓動拍掌
向勞司令：

「沒談一頓吧，
諸個人氣都消了。」

交下了人它便慢慢，
黑夜這才向人問聲頭。
一進門，三個人
把六支大槍向地上一「頓」，
誰也不開口，
寒冷在臉上結着紅色的笑容。
「唔，原來誰也會『分生』」
伙計們向他們三脈圍攏，
在這三條「仔講」的身上，
紛紛的碰上了手，投上了眼睛。
「不圖它會『分生』，
誰還出去，天這麼冷！」
抱一團柴來，點上一支火，
用燐鹽的火鉗
來更顯出擊的成功。
二隻舌的口
從來鎖不緊心裏的話，
「狗肚裏存不住草油」，
大家都是這樣罵他，
今晚正是得意時候，
與致最先打開了他的口：
「像獵人尋找兔子一樣，
一找就是一個半响，
又飢又渴，還要回頭，
覺得已經沒了指望；
三個『老日』，

忽然在閃閃的松林中出現，
手捉着槍，口吹着煙，
像在自己的園林裏遊戲，
看那神氣，像個「蒼天」，
司令口中吐出兩氣憤：
「他們真是個中無人」！
「對準後腦勺」
旬的就是這樣，
「再叫你出來「打條」」！
一槍送回了他的家去」。
二長舌把話一停，
留個話可別人補充，
尖頭頂徑快把話接過來，
生怕話頭一閃要漏冷：
「我們的槍接著響了兩聲，
那兩蛋也就倒在松林，
三個一齊出來，叫他們一塊歸陰。
埋掉它，樹底底下挖個深坑
連一滴血也不留在地下，
還要尋找這三個尸首，
除非它們身旁的松樹苗能說話。」
「我想到下那雙大皮鞋，
他們不護，多好看，又黑又亮，
沾着血有啥關係，
那有設人不愛血的事」。
野和尚最後歛了口氣，

深深的對皮靴表示了擁護！
勝利的歡笑
把黑夜驅遣，
火焰也興奮的
把木架嚼完，
土地上，
稻草放一陣香暖，
身拔身，心靠心，
因這個子一齊倒在了上邊，
門前放上兩個崗兵，
兩支鋼槍保衛戰士們安眠。

(六)

敵人給他們送來了槍，
敵人給他們送來了馬，
隨著日日國大的聲勢，
他們的人數也天天有增加。
有小聚的「團丁」加入進來，
有零星的學生加入進來，
不斷的水流流向裏邊，
他們是不停細流的海。
他們的精兵
開始用鋼的號角
吹出鬥爭的鐵的心聲；
他們的大馬馱起司令，
開始呼嘯着。

在旗上馳騁；
他們開始有了
牲口和車輛，
刀兵未動，營壘們紛紛先行；
他們開始有了自己的旗子，
白底黑字，
「人民自衛軍」
到總把抗日的威名揭發，
智慧
開始在頑固的腦子上堅孔，
隔一道炸彈，彭守成
他遠遠望見了一個英雄的幻影。
他想起了民間人口中
講到過的故事：
「漢高祖斬了白蛇
才打出一個天下；
劉秀當他沒得到江山，
還不是一個亂道的莊稼漢」；
「自衛軍」中
居然也聽到了救亡歌聲，
在寂寞深夜人的時候，
在太陽下消着蟲子的時候；
（臭虫是軍隊，
蛋殼是步兵
隨着的是蠅，
叫它做空軍；

這「海盜空」日夜向他們進攻，
就換他們日夜進攻敵人。）

在打了勝仗歸來的途中，

歌聲便響起了：

「我們在網拍山上，

山高林又密，兵強馬又壯……」

沒有調也沒有路，

說是堪真有駐紮處。

（說是呀，何處呢）

兵強馬又壯，

只許打勝仗却打不得敗仗，

一鞭針尖大的勝利，

給每人一個天大的歡喜，

信心立即升上了天，

覺得敵人比地還低：

一個小小的挫折

壓垂了多數人的頭，

一個個信心

在胸中跌倒，

有的相對歎氣，

有的在司令面前下什麼苦海。

「拿一支破土槍

去藏坦克車，

磨一條肉身子

生擡炮彈，

還不是陪著去送死，

往石頭上去尋雞婆？」

可是沒有人真的走開。

口裏說說就寢完？

說完了喪氣的話，

一擁抱起槍來在戰鬥中手澤勇攻，

因為他們後退的生命線！

被敵人的手一條條全給截斷！

他們正在相對無言，

竹杖把一個老太婆拖到了司令部門前，

口裏喊着兒子的名，

淚絲絲潤了她的老眼。

「孩子啊，你出來當游擊隊員；

到家去看看，

「老日」前晚放了一把火，

咱的房子一淨二乾！」

這仇恨越結越深，

（比老海還深）

這仇恨越結越堅，

（比石頭還堅）

要想這仇恨消除，

除非是海枯石爛！

（七）

「人民自衛軍」，

他們是捍衛人民，

他們也是才來自民間。

身上的衣服還沒有變。
他們的偵探網
各地撒開，
每個老百姓
就是一個幹探，
（甚至是一個婦女，
一個兒童。）
帶著「良民證」，
他們大搖大擺的出入瀋陽城，
他們的人常常停宿在
遊河，駱駝店，維持會長的聚中，
敵人的動靜他們瞭清楚，
清楚得像指著北斗七星。
沒有誰發給他們口糧，
走到那方吃到那方，
呼一聲伯伯，叫一聲大娘，
到處有吃喝不盡的飯，湯。
困難教給他們一撇毛，
寫一張紙條
請富戶「樂捐」，
（身上的血被別人吸乾，
反過來了，今天。）
他們並不用威脅的槍桿，
字條上寫得明白又簡單：
「抗戰不分貧和富，
我們出力，您露出銀錢。」

堅固十二月的冰凌，
波盪淮河，
水流的白刃
在腳趾上亂刺，
周身的肌肉上
顫抖着寒冷，
小徑
朋友似的熟習，
領着這小隊遊擊尖兵，
走向信陽——敵人的大本營，
一樣的黑夜，
信陽在黑夜的手臂中躲藏，
走在自己的土地上，
心，為什麼這樣沉重？
沒有誰的命令，
靠近了城後沒一響秋作一聲，
對準車站，
對準兵營，嗚嗚就是一陣槍聲，
樹上的宿鳥，撲翅飛，
黑夜像冷水
立刻沸騰，
轉過頭來，
走上了回程的路徑，
拍開一家老百姓的門，
坐在房裏聽發狂的炮聲，
從炮聲裏聽不出威力。

敵人用大地鎮自己的虛驚。
順手扯著一株電線，
一投一段給他截斷，
（就像截斷敵人的脈管）
鐵絲綫綫的作一聲呻吟，
落在地下捲縮了腰身，
木樺子斜列在星光下，
像一幕割掉了手臂的巨人。

（八）

冬天的夜
要蒸籠八通餛飩，
山村的夜，
深似古井的窟窿，
五六個山村，
緊抱住一千個戰士熟睡，
一個個山槽，
給他們守衛。
驚覺的心
突被槍響叫醒，
（他們不是這樣睡覺，
聚閉着雙眼，半閉着心）
守略

(九)

春天到了，
春風給焦土吹上了綠草，
春花開了，
開滿了鮮血洗過的大地，
破曉的燕子，
爲補舊巢忙著去砌泥，
重圓破碎的河山，
正等待志士重新去收拾。
春天！、
使人把仇恨記起，
不是嗎，、
大地的縣狗
等待着錫竿；
春天正是戰鬥的季節，
他們，遊擊健兒，
脫下了一身白嘴的老破襖，
一個一個換上了輕便的軍衣，
像春風吹長了萬物，
春風也吹長了他們的集體，
人數從一千
長到三千
他們的一面大旗，
是一面有力的磁石。
白天是敵人活動的時間，
像天上的風花，

村村落落

落落了遊擊隊員，

（飛過的翅子罩死在天，

也不會零出一點破綻，

就壓鬼子的鼻子再尖，

也喚不出一個遊擊隊員）

黑夜敵人正要睡眼，

星花它却開了一天，

你去灘河，

我去尖山，

槍聲

不讓敵人閉眼。

「破堡隊」專存鐵軌與命，

兵車給他「開來了喜歡，

鐵軌又不能大呼一聲「危險」

（鐵軌就是有口，

我知鐵軌也決不作漢奸！）

火車頭白煙着一隻眼，

聽到了跟前，喚的一聲，

車身倒下輪子朝天，

彈藥裂開了齊天笑，

人，打個半死，硬個搖擺。

到處是戰場，

天天在前線，

戰鬥

不肯空放過一天，

每天出去的人馬，
回來的時候都不齊全，
他們用兩段祭禮來追悼：
悲傷的眼淚，
殺敵的勇敢。
堅強，
能把鋼鐵磨練成繩索的柔順；
堅韌，
也可以把一塊塊磨磨得鋼鐵一般。
彭守成——
敵人教給他了聰明，
戰爭送給他個斗大的胆，
他知道了用記得的鐵鍊
去鎖住散漫，
（散漫，
就像敵人一般！）
他知道，
敵前的難關如千萬重山；
視在他眼前的那個英雄的影子，
倒了，
他覺得千萬顆心
在他身上托了一個大的希望，
（他的心覺得沉甸甸！）
他覺得自己的一舉一動，
多少人在瞪着監視的雙眼！
（他覺得有一個沈重的担子壓在雙肩。）

(十)

夏天的高興，
遍地扎滿了綠色的餐檯，
無際的原野
成一片落井，
不知不覺
敵人便會陷在當中。
餐檯
留戰士宿營，
餐檯
把戰士隱藏，
敵機的翅子剪落高粱穗，
一回又飛進了，帶着失望
與聲
放開了技陣，
大個餃子
釘上了赤身，
一聲也不再響，
與像釘子一樣。
敵機中彈的一聲，
(像拍死一個敵人)
滾，滾紅了手掌。
毒的太陽，熱的風，
青紗帳真是蒸籠一般，
不必說人身上裹緊一層皮，
鐵的鐵錘子也在出汗。

西天的黑雲壓掉一個「雨神」，(註三)
暴雨來了，先起一陣呼嘯的「風聲」，(註四)

暴雨給一個痛快淋漓，
沖洗一下汗臭的衣服，
搶身可不能叫它瀟雨，
擦來擦去半天的工夫，
你說他們的生活苦，
他們却情願苦着這戰鬥的苦趣。

夏夜場園裏！

搖一把蒲扇，

無頭的故事

纏着平烟——

那是一個夢裏的世界，
那個世界離他們已經很遠。

他們會說也有笑，
用說笑來解戰鬥的疲勞，

他們說着：

狗吃大碗，(註五)

稻草人站崗，(註六)

他們說着敵人怎樣又怎樣，
(把眼前的實況當故事來講)。

他們却不敢叫烟消

在夜間吐露一點火光，

這裏那裏暗摸敵人

就像尋找兔子的獵犬一樣，

在一個地方

停留不上一日，
像技頭的「熟練手」，（第七）
在這棵樹上，
剛停住脚，
『咪啾』的一聲，
又舉起了輕的翅膀。
敵人把自己封固在幾個據點，
用礮堡壘，
用電網
用丈八深堑。
我們的戰士
直追到城下，
「伸出你的烏龜頭來」，
用震震的子彈向敵人辱罵。

（十一）

隨著奔料的騾馬
他們到龍井去宿營，
彭司令，坐地砲，……
一共四十個健碩的弟兄，
高粱粱裏悶了一天氣，
可到寨子裏來浴一下涼風！
消息像是長了腿的一樣，
消息走到了敵人那方，
黃昏川來了成千的放兵，
把座小營子圍得四面不透風，
坦克車像木櫃上的鐵櫃。

死死的綁在它的腰間，
沒有一個生門開在他們背後，
抵抗吧，力量的對比像拿地去比天，
彭司令，他們四十個，
有的垂頭，有的噁咽，
英雄有淚，
就在這時候亂舞。
淚，
是命運開的白花，
淚，
是情感的泛濫，
淚，
是靈氣的交流，
淚，
照出了鐵的肝胆。
「眼淚救不了我們，
只有劍！
用槍，用生命，
從必死裏去求生！」
彭司令，幾句話
打飽了四十個人的精神，
人分開，立即就行動，
向着南北，
向着西東。
急亂的腳步要把槍帶到，
槍聲瘋狂了的一歲。

他們跳下去——
跳下了這個死國。
彭司令同九個弟兄，
正要衝出去，
敵人已經進了堦子，
在他們之先一步，
反身把槍投下了井筒，
看自己面前是怎樣的一條末路。
用篾子一樣的鐵手，
敵人把堦子「括」了一遍，
一無所得，空費了心機。
他又無法揭開地皮！
第二天一早他召集了民衆，
硬迫他們交出「筆西」，（註八）
一齊用手劈說着「沒有」，
表示不信，他搖一搖頭，
他的眼睛在人身上溜，
他用瓦礫到處亂砸，
遊擊隊員的背上并沒貼着招貼，
可是，他的指取却現成了大家的運命。
第一個捱頭就點上了準地炮，
一手把炮提出了隊伍，
彭司令神色一見，
連眼也不眨，心裏將要慌。
敵兵軍官的指頭
點去了一個人。

四個老百姓，
六個「自衛軍」，
彭司令率從死海中瀾起，
感慰老百姓，
（一和話就可以殺生！）
感慰那六個弟兄，
（一個灰色，一條生命！）
感慰那一身軍衣——
生命的保護色。

（十二）

（上略）
一個釘子
鬆開了彭司令的證明信，
他明白抗日
是一條曲線的鬥爭，
這時候，敵人怕她又愛她，
藉了一個維持會長做水鏡，
把他拉到了自己的圈中，
（拉去的是身子，
拉不倒的是心。）
彭守成，
覺得身邊生滿了荊棘，
以前，是用槍口去對槍口，
今後，是用心去對心機。
每個人身上穿了綠色軍衣——

裹著委屈的這一張外皮，
「皇軍」的旗子厚著臉皮，
把三千人吹成一師，
槍還是原來的槍，
不會給他們添過一支，
子彈也還是原來的數目，
不會多給添上一粒。
問問他們的箭筒嗎？
他們的箭筒是這個樣子：
士兵兩毛，官長兩鎊，
每天丁要空肚皮不至餓死，
對於階級敵人却大足，
三「皇」兩「皇」幾鎊不在乎，
箭筒一次只發兩天，
像當時僱來的短工一樣，
這樣還不算盡美盡善，
把三千人的家眷，
送到他們的附近，
算對「皇軍」表一個忠心。
第二天舉行檢閱大典，
來了幾百「皇軍」，一個軍官，
一個空馮子行拜級橫，
機槍槍炮練了一通快活，
軍官學教中國話，
做一疊宋菊的「八百」，
他的話頭同鳳蘭的獎槍

有同樣的力量，
同樣在三千個心頭上
碰出了火光。

一張口
在講着「秋毫無犯」
三千個心
在反問：

「是誰「打撈」打得惠鵠犬也不安」！
一張口
在講着「嚴軍」對百姓親善

三千個心
在反問：

「是誰放火在老百姓的屋頂，
像火燒七百里連營？
是誰用繁多的花樣
把中國人殺死得最慘，
他却在一邊笑着好死？
是誰用刺刀
挑一個饑餓的兒童，
連血肉帶哭聲一齊擲上半空，
刺刀的心都鎮得發顫了，
而他，却二次叫肉身落上他的刀鋒，
（這回，只見鮮血不再有哭聲）
是誰弄掉了
中國女人的女衫，
露出了女衫包裹的肉體——

中國人的頭臉？
不是這張口裏
吐出的那兩個字：「皇軍」，
不是四萬萬人眼中的禽獸
穿過了人的衣冠？
這張口裏的話，
早有他們手邊的事實作好了注腳，
這些血的事實，
問道三千人，
那個不是
不但耳聞而且是眼見！
如果，幾句漂亮的大言，
可以鎮住人心，
那麼「磨憲支那」，
何用一百萬人作犧牲，
再加上毒氣和炸彈？

(十四)

像用盡心血然後下定的一顆棋子，
敵人把他們安放在淮河北岸，
一條是洋河——敵人的據點，
一條是「皇軍」的總司令部——賀家大院，
不左也不右，
三千個的生命
恰安放在一個「死眼」。
雲霧扎在自己的墳土上，

但是，自己土地上生長着的
不是挑起紅纓的高粱，
不是黃得發亮的穀粒磨着風響；
荒地上到處拖延着綠草，
像是感情的憂憂，
像是大地伸出的千萬隻手，
向蒼天的主人訴心的呼喚
營盤扎在自己的家鄉，
但是，再也聽不到
坐地聽，獨眠龍和許多弟兄談話的笑，
聽到的是他們安母的啼哭。
聽到的是淮河的水浪日夜號淘，
這大塊黃土養育了他們，
今天，他們却用七尺的腰，
用手裏的鋼槍和長矛，
去保衛另一羣人，
這羣人，就是殺死他們弟兄的劊子手，
這羣人，就是搶去了這塊黃土的強盜！
彭守成時常出現在齊家大院，
他倒在一邊
看張啓貴的漢奸臉（註九）
在鴉片煙霧中迷漫，
他聽着雲裏霧裏的鬼話，
口裏打應，心裏冒火烟！
他也去看川井
財政握在他的手中。

他也去看吉田，
吉田苦惱他手下的一張紙條，
遞着它，
可以去換槍，可以去換手鐐。
他所謂是顧問官，
他兩個，
聚精銳傷身上的那條紙條。
「你們中國人心大大的壞！」
川井俊在說着話呢。
「我們中國人大大的好！」
彭守成，硬的話，軟的笑臉。
「我們『博識其博識』的時候，兼詢……」（註十）
話不能連宣，
吉田的右手向地下挫一頓頭。
「中國人」，川井伸出了他的小指，
「大日本」！他又把他的大拇指一伸。
彭守成，臉上強鎮的黃色
已經褪淨
「我們中國人是這個！」
一臉黑風，
他把大拇指高舉在頭頂。
「爲什麼欺我中國？」
『打共產！』
「爲什麼殺老百姓？」
「殺『游基』！」
「爲什麼不去打俄國？」

他們的回答是沉默。
彭守成什麼都忘記，
忘記了身上穿的誰的軍衣，
忘記了吃過誰家的飯。
忘記了三千條生命
滲進兩個手覆。
這時候，他憑著鋼鐵的意志，
包天的胆，
他，憑一張中國人的口，
對清敵作起舌戰，
話對話，
像針尖對麥芒，
口對口，
像以前陣前對壘槍砲著槍。

(十五)

在一個戰爭的場面上，
他們被放在第一線，
在眼前幾百米，
挺立著抗日的將士，
(心裏的朋友，
口頭上的死敵！)
身後列好了一挺挺機關，
日本兵對著潰潰，
口頭上的朋友，
心裏的死敵！)

他們三千人
被夾在連環兩線之間，
就像他們
被夾在兩條的輪口之間一般。
兩條的隊伍
神風一樣直往衝，
他們叫機關代替了子彈：
「中流砥柱，兩同志們面向兩邊」，
直衝刺刀見到了戰船，
他們才叫彈子去打青天。
敵人不用他們的肉身
去撞槍眼，
還想拿彭守成做塊香餅，
去釣一個游擊縱隊司令——程雲天
他知道他的威名，
他的厲害，
（從他那裏得到過血的教訓）
他知道有一條友誼的長鍊，
牽在彭守成和他中間。
彭守成全權使者一般，
出發以光向他的「總司令」去聆教訓，
「仗要一定繼續時務，
功成全憑老弟的手腕」。
張際齊送過來一個笑臉，
用親切的右手拍着彭守成的左肩，
陪他同去的一個黨參謀，

他是張發奎一笑「眼」。

他們在小林店會面，

程潛天把將兵全排列在司令部門前

過了一聲久仰，

楊參謀第一個先陪「腔」！

（以前「仰」的不是人面，

是槍砲和砲彈。）

「中央緊感你復異心，

還消息想早到了你的耳邊，

另一個消息也許你還沒聽說，

汪政權已經快要實現，

這正是英雄造時勢的時代，

還時勢，正需要你這樣的英雄。」

彭守成在一邊打着驚腔，

話，說假還像真，

說真吧，又有點不像。

程潛像個外交家，

話頭八面全是浮光，

嚼着他的話味同蠟，

張發奎在它裏邊也放進去一個希望。

第二次會面

暗幕他取漢川，

打雄先給軍費十萬，

最後又說：「中央要調條駐馬店，

安的什麼心你可以想見」。

（中央的命令先呈給「皇軍」看目了的一般。）

二次兩次，

使者飽勞往返，

程藍天的肩背

都是留一個空間，

第三次，張發奎約他來賣家大談，

正式談話，

預備參加的還有那兩位「皇軍」的顧問官。

人馬編成一師，擴大到八千，

說明見面禮是大洋八十萬元。

每次公開作一次談判，

就在那天，夜深人闌，

彭守成便在程藍天的密室內出訊，

他們談些什麼

可沒人知道，

除了照著他們的燈火，

還有降下的后土，顛頂的青天。

(十六)

「冬季攻勢」動風一線，

給每個人的帶來個希望：

淮河夜夜響著壓冰的聲聲，

爭傳著國軍作浮橋將攻打信陽。

談人忙著打機絲網，

忙著挖防禦工事，

把幾百輛士兵裝上火車，

開來開去壯自己的胆子。

彭守城，還有三千個弟兄，
壓在恥辱底下，
從莫夏一直壓到嚴冬。

（這恥辱，
比鐵穴還厚，
這恥辱，
比泰山還重）

十二月十四號的夜晚，
程潛天的手書，
遞到了彭守成的手中；
看罷了，付給火，
即刻帶起了三百個弟兄，
乘著冷風驟箭，
乘著黑暗像炭，
乘著心懷澎湃，
他們撲到了黃家大院。

一個命令
叫起了四面的槍聲，
叫起了拚拚和仇恨。
它在每個心頭上淬積了半年
槍彈像戰士的心
爆發在黑夜天，
手在戰，肉在顫，
忘記了生死的興奮與勇敢，
爬過一丈高的牆頭，
衝進總司令部的庭院，

（像孔雀附驥一般）

捉住子參謀長，副官長，十三個隨軍，
還有那兩個顧問川井和吉田，

一滾大魚滿了網，

張啓賓昨天已經去了武漢。

（去對他的主人獻功，

說是已經學取到了程潛天）

帶着這「一份禮物」，

四顧放開了快步，

右手裏槍聲像落雨，

這是洋河的敵軍來應援，

程潛天派出的隊伍把他截留在那邊。

回到營中天已破曉，

一輪朝陽笑在東天。

忽然記起「卷馬」還留在洋河，

每個人的清淚流出雙眼，

（一淚流着傷悲，

一淚流着狂歡）

撕碎了「五色旗」，

撒泡尿水在上面，

撕碎了佩在胸前的符號，

一片一片在脚下擦爛，

數行裝，點人數，

時間飛在忙迫的指尖。

一聲號角拉起了營寨，

三千弟兄奔向了祖國的大平原。

敵機在空中排成一條線
跟在他們的背後，
把整個的村子全給炸完！
飛機一面拋下炸彈，
一面也投下了大批傳單。
傳單上大字寫得清楚：
「那兩個瞬間立刻給炸燬，
不然，你們的營屬全切肉燉！
你們回頭來吧，
加餉又升官，
士兵每天置毛
官長是一元。
看了傳單有的只冷笑，
有的大罵鬼子瞎眼：
「老子不再回去了——
你就算一天給一萬元！」
彭守成，還有三千個弟兄，
腿扎了綑綁，
心也扎了綑綁，
十幾支號筒
也發了狂，
聽它悲憤的嗚咽的一齊吹奏了——
吹出了
一肚子委屈；
吹出了
酸楚的淚珠！

吹熄了
心裏的火爐；
吹熄了，
戰鬥的心，無謂一般！
這號聲，
悠長的
散在遙闊的黃野裏；
這號聲
舒緩的
散佈在自由的空氣裏；
這號聲，
卻如如醉的
落到了鄉土鄉里的耳邊；
這號聲，
高亢的，勝利的，
落到了英雄豪人的胸懷裏；
這號聲，
近場的，遙遠的，
落到了全世界正義人士的心間。

三十九年四月十二日寫完。

註一：鼓是之俗稱。

註二：混名。

註三：合兩之鼓下插，兩即立，俗稱此鼓曰「匪牌」。

註四：雨轉至時，風聲忽忽作聲，俗謂「風聲」。

註五：敵以炮聲成大雨，虛張聲勢。

註六：敵用翻車人站崗

註七：彈之一種，在每標識上只作一二分鐘之停留。

註八：敵稱我匪軍隊話。

註九：張學良與蔣軍總司令。

註十：應也。



從冬到春

(二)

突山，
五百尺拔起地面，
沒有草木
給它披一頭綠髮，
光禿的頭頂
要給青天織上個窟窿
不把峯巒
拉來做近鄰，
踞坐在信陽城西五十里。
使人望着它
像望着一個孤僻的人。
自從一隻魔手
把它擄去，
用慘酷的刑法
毀了它的面目！
天不亮，

就有一大群人
來聽和聽，
平地等夕陽，
送他們下山
領他的靈子，
在它的身邊，
炸藥把肉塊
粉碎在平地，
丈八長的大炮
壓在頭頂，
敵人把信壓做個心願，
叫游河，
磨脫店，
尖山的大炮，
做三個鼻孔
息息相通，
種軍人，
全是山下土地
養育的良民，
一個命令
硬拉他們忙裏抽身，
家務，農事，那算什麼，
「皇軍」的差役比死還要緊，
他們的精力
叫血汗流盡，
弄起鐵派，

落在那時，
一時不對準石頭與氣，
（青山彷彿是他們的仇敵！）
背上便落下火條的鞭子。
尖山腳下盡一個冤獄，
痾着裏頭幾「維持會長」的朱門，
他，半百年記。
一臉贅贅，
他有的良田，
還有男女老少一伙人，
整一切糾成了一條繩子，
鎖住了他的腰腿，他的心，
族人託給他一個至高的信任，
覺得他是一個十足的順民，
大事小節低謹慎又謹慎，
針尖比不了他的小心，
一張紙條隔四十個民伙，
他不敢把三十九個送去，
命令叫他們早六點起身，
半夜三更便被人搶家去拍門，
他的兒子
是「人民白衛隊」長，
保衛的不是人民
是他自己的家鄉，
敵人手中的牽繩
却怎麼不持遊敵人的心向

一隻穿鞋若兩頭蛇，
他們同飲我虛假的花酒，
我們的汝營長，
也常出入他的家，
理進大門
點煙倒茶，
先拿「情報」作見面禮，
再用話顛倒自己的心跡，
（怕漢奸帽子貼上頭皮）
從袖手裏取得「良民證」，
弟兄們挺着胸出入信陽城，
檢查的人盤問一千句話，
它便替人作了回答，
在這裏無妨插一個故事，
故事的第一句是「有那麼一次」，
他正同汝營長
把酒論交情，
（另有還有幾個弟兄）
突然聞到了
大隊日本兵，
對一個地窖
向這位軍官指點，
笑着把手一揮，
是叫人不要作聲，
竊笑，刁一支煙捲在口裏，
他要用舌尖去退敵兵。

身子下了地窖，
心像墜入了陷阱，
把鎖口一齊探到外圍，
覺得會長的美裏有刀。
會長轉回頭，
成功寫在眉梢，
他輕輕彈了一下紙煙，
它細白的身子並沒有縮短多少。
（這時候，汝營長
把剛才的真心變成了可笑）
傾盡了
這裏的酒，
心底的話，
把汝營長送出了
自己的家，
他一揮揮手，
目送他們走上東去的小路，
一邊派人去給吳軍送信：
『有十幾個「毛西」過此西去』。（註一）

（二）

疾風的北風震動了枝條，
像冬季攻勢的狂飈，
要把信隔絕掉，
就得先把
尖山頂上的旗幟拔掉。

汝雲長，飽受下了這樣的機會，
就飽受下了一份光榮，
但，當他想到應盡的分數，
他的精神立刻彎下了腰，
像一個拿不定主意的人
到賽卜先生那裏去問卦，
他懷一顆沉重的心
跑到了「維持會」裏的家，
兩個人說話，
牆壁並沒有牆壁呀，
把話向汝雲長的耳中傾洩，
會長的嘴像一隻管子，
（一點聲浪也不叫它流溢）
他的心裏裏像個封著一條密妙計
隨時都可以拆過來應急，
最後他拉拳頭一握，
好似成功已被他把握，
第二天，晨風像猛虎
騎在雲羽的背上，
二十個人，
雁行排在一條小徑上，
早晨的原野
像石塊一樣，
把他們的笑聲
播得那麼清爽，
晨風啊！王富堂，

脚尖踩着腳跟，
一付無形的擔子
架在他倆的肩頭。
小短襖甚麼可憐，
特為他們做的一樣，
綽步那麼輕靈，
心是風平浪靜，
像真是脫去了戎裝
換上了舊時的衣裳。
他們衣服上的破綻，
避不開別人的眼光，
可是，在他們的行囊上，
沒有一個朝這方面想。
(如果發現了這個秘密，
倒可以同他們開個玩笑，
拆去那頂波士爾其帽，
寫取帽絨絨上刻好的謠錄)
只管臥談，
只管打鬧，
他倆的眼光偶然相撞，
也沒有一個會心的微笑。
履歷顯，從棉襖的油泥上
現到了二年前的生活，
那生活對他多麼親切
又多麼難堪。
蕭瑟的土壤

生畏了他。
他的血管裏
滾滾奔流，
看他那副老實相，
你會說「老實是無用的別名」，
看他那樣眼瞋，
在生人面前說話還臉紅。
你要笑他的心粗得像口斗，
但有時却細得叫人吃驚。
別人忽略了的小節，
他卻存在心中。
看他木得像一只木瓜，
（連臉子也嫩）
可是，你得佩服他的膽大，
他的心海上
駛得起萬噸的大船，
叫他去殺人
手不會打軟。
他是一隻綿羊
馴服又溫良，
當你逆着他的毛絨，
一翻臉他就變成隻虎狼！
他憑二十幾歲的年青，
抗戰一起，他便投營，
從娘子關打到大別山，
對着淮水的綠波

使他懂頤永定河。
他不相信自已會死，
他只相信自已的勇敢，
（身子經過了何只百戰，
生命不只須一粒子彈！）
他冒險的故事是一節奇文，
藏在心底只自己賞鑑，
要是看人以貌，
王富堂，展慶福，
兩個形體像出自一個型模，
（王的臉上多了些粉刺，
像一粒粒凸出的麻子）
如果把鬍子割開來比較，
王的鬍鬚也許要多幾條。

（三）

這二十個輪枯寂的郊原
添一點歡娛，
背上的朝陽——
一個紅的火爐，
他們的脚
觸到了山脚
臉上開滿了笑的花朵。
胸口，
像一面陰深的井口，
尖山，

半中的腰在上頭。

她住進，

被檢心，

向守誓的「皇家」

打一個翻身，

「自己的土地

（人家做主人！）

她向每個胸前一壓，

每個胸前嵌一個白銀，

（恥辱的符號！）

他信手一揮，有憑無據，

二十條身子闖入了禁地。

只有這一條小徑

通到山頂，

這一條小徑

像一個螺絲釘，

頂案，

老早就向人亂打招呼，

路線把它左扯右拉，

故意不叫它和它接近。

腳肚子像壓了石頭，

（步步加重分量）

腳角土屑落白頭，

（像才揭開了一處蒸氣）

北風在背上騎著背力，

把牠呼呼的響響風氣。

旗幟矗立將在山頭，
船蒿想放開快嘍大槳擺擺，
看一個個村落
那灰色的小橋，
雲霧在
翠嵐間織成的網中，
屋簷飄來到旗幟前，
正當被引去仙人洞，
二十個人平平分開，
十個西南，十個正東。
旗幟像一位盛裝的姑娘，
多少年來守著清靜，
今天，成羣的獸鳥落在身旁，
看牠們個個蒼涼的模樣。
旗幟前上插一支旗，
旗杆上豎著一面旗幟，
旗幟飄舞著把桿子拔掉，
將它撕成條，
撕成條，
用手一團
去擦屁股。
砲台是一個大鋼的鳥籠，
鋼骨水泥鑄成骨幹，
腔子裏探出條粗黑的長頸，
它會轉動南北西東。
革命打水池拋去山泉

木桶像個貪心的孩子，
（未什麼不帶一粒青藥）
一聞又要他去挑子彈，
細腰的扁担掛在雙肩。
監工的樵車是一個青年，
說是監工，又像是在玩，
屢屢囑罵着放下扁担，
前去同他打鬧一番。
他門前的那顆金牙，
一直在屢變離心上閃光。
（對它，他安一個希望）
有時，對着東方的藍天
他長嘆又低唱，
這夢境，
這歌唱，
可能藉着西風吹過海洋，
燭的冬天
轉眼就滑過，
你看夕陽
又向平地插腳，
浮雲把他們
蓋下山來，
不多不少，
恰好二十個。

(四)

第二天一大早，
天空撒一面多年沒磨過的青銅鏡，
人影照上去
還朦朧不清，
四十個民快急步進尖屯，
忙著去給「臺軍」做工。
(他只要了二十個，
另外二十個是自抬奮勇)
每個人的肚子
像懷胎九月的孕婦，
要脹破褲人的褲襠——
一張灰黑的肚皮。
每個人的肚子裏
包孕著三個手榴彈，
子彈二十粒，
另外，另外再加上手槍一支。
「自衛隊長」走在前頭，
叫行勸說明他的忠誠，
口裏沒鄉音、人却是無聲，
一齊以開了大步，
雖然沒有督促的命令。
他們闖近了臺軍的崗位，
這麼近來，他表示了驚訝，
懷疑剛要在心上抽芽，
一槍把他放倒在地上！

這一槍，
有萬鋒號的悲壯！
這一槍，
有震碎黑暗的力量！
震這四十個人：
狂奔，
急襲，
猛攻，
像同敵人作百端決戰，
已經接近了黎明的終點。
（四萬萬個啦啦隊
立在她們的心間）
（自衛隊長
乘一陣混亂，
用同樣的急步
送下了山）
看他們的影子
漸細，
漸短，
（幾萬萬無形的手
作他們的拳頭！）
像玩馬戲的人
舉一條繩子
向百尺竿頭飛的一般。
（萬目炯炯，
密切關心着他的成功！

輕聲哭泣，
爲了他的同胞事業，
每顆靈魂都把心懸半懸上）
登上山，
數十個人
雙路分散，
王富堂去他的個人洞，（在
長慶縣二次來到城城裏財天
這邊響槍，
那邊響槍，
手指彈爆炸在東邊，
爆炸在西邊，
聖靈結成了一排鍊，
穿過了羣勇的時間，
臨在城上的敵人，
讓他們永遠睡在那裏，
（一級補強夢永久不再醒）
還有幾個正在站崗，
就叫他們死在萬能主。
（長慶縣，向死國地
尋找什麼？）
太陽旗
萬果拆成了碎片，
（罪惡，
被正義清算！）
尖山頂上，（長慶縣，向死國地，

閃出了「白日青天」。
（尖山，
恥辱並重了廿一年！）
槍不響了——
子彈已經打盡，
手榴彈也空然——
手榴彈已發射完，
也聽不到敵人抵抗了，
敵人躺在地上全閉上了眼，
恐怖，
死滅，
佔有了尖山。
展慶福同四個弟兄
相對却無言，
一股豪氣
籠罩在他的眉宇之間，
班裏的弟子
叫不西來的弟兄，
怕永不會再來到他們的面前，
這時節，
他沒有悲傷，
他沒有感嘆，
從的心在跳，
口在喘，
他明白，
還不過是雲蒸霞蔚下的幾個雨點，

告訴人：

暴風雨緊跟着

就來在後邊。

他們五個人

坐在裝着大炮的身前，

對着這龐然大物。

他們氣短！

不過一點鐘的工夫，

戰神又拉開了黑的面紗。

山腳下，

槍響成了一個派，

從這邊，

滾到那邊，

遠又近，

近又遠；

展展開他心理明白。

敵人增援，我們也在增援。

這時，

他感到生命的定遠；

寂靜

變成了一支戰線，

炮彈打過來了，

從南邊，

從北邊，

從東邊，

他聽得出

那是來自游河，
那是來自吳家莊，
那是來自勝龍店。
炮彈飛山，
山轟開舞，
噴一口血——
紅色的大煙。
飛濺像一羣歸林的鳥，
尖山上沒有一株樹，
牠們滿頭的却在母親，
翅膀底下，
掉下一串串聲響。
這是炸彈，
這是擲槍。
毒氣壓下人的眼淚，
毒氣要把人的呼吸截斷，
尖山身上千瘡百孔，
他的身子不住的震動！
戰爭正逗在勝負的頂點，
展展隔，石關一橫，山上滾下，
不是要從戰鬥裏逃脫，
一粒子彈奪走了他。

(五)

古舊的四壁
像一個陰謀家，
一聲不響

叫人害怕。
窗紙上的陽光
貼一片紅，
爐中的炭火，
睡而尋到一兩聲。
窗戶底下放一張墊，
展展鋪他就睡在這牀上，
一牀厚草褥墊在身下，
輕暖的被子吞到胸膛，
另一個世界
在睡夢中安排，
等他從昏迷中
把雙眼睜開。
（天空比他的臉，
繃布是雲片，
眼睛像星光
在白雲縫裏亂閃）
他把眼光投向屋頂，
屋頂似乎說我們是陌生，
再把它轉向牆壁，
牆壁帶著一臉惡意。
他想大呼一聲，
試一下是真還是夢
可是裏面的空氣
鎖住了他的喉嚨，
記憶

像游絲在風中。
斷了再拉起，
拉起來再斷，
當它結成了往事的網，
展展顧，他簡直要發狂！
他猛的撐撐着往上起身，
（身子底下像鋪滿了鋼釘）
砵板子一陣呻吟，
一下子又把他按倒，
像鐵絲般逼了周身，
他更大呼求援：
（至少也可以壯一下胆！）
堅硬也被俘虜了一般！
千萬張口，
在向牠挑戰，
（用了頂毒的字眼！）
千萬隻手，
撐在他的腦字間，
（你辱到頂點！）
千萬隻眼睛，
像枝上的冷箭！
他的心在發抖，
手在打戰，
一個勇士身經百戰，
這時竟到了孤立無援！
他需要一支手槍，

一利刀，

有一個繩下

給他壓好！

死的臉孔

他軟弱身疲弱，

這邪惡的魔壓

他扭轉不了！

裏邊的房門虛掩一響，

閃出了幾個白衣女郎，

房門還沒來得及把口閉嚴，

一粒金牙向他一閃。

看護的身子壓按到眼前。

先給這過來一張笑臉，

對著這家「困憊的女兒」，

他閉上了一雙丈夫的眼！

（換難洗劍，

臨她們的便。）

太陽剛爬過半條窗簾，

幾個人忙著在開早宴，

清涼的靈駒往裏屋裏送，

把陣陣香氣留在淺淺，

他的臉前也僵了一份，

兩隻一對無辜無備，

好似有意表示周知，

他分南北米麵兩全。

他對著這份盛饌，

送還不信這號子，
說不定裏面癢了癢癢，
他的心裏在這裏孤疑。
喘着喘來大口抓米飯，
解他心裏一轉，
如果裏面真有癢癢，
那不正合了自己的心願？

(六) 讀文

慢慢放藥石
把他的創痛解除，
時間的針縫，
把破碎的神經綴補，
心，剛從迷惘中迷歸，
回憶乘虛追迫過來！
萬海像一面雪亮的鏡
往那紛紛投上個背影
失山，
移到了他的眼前。
赤身露體
一點也不顧羞；
耳朵裏挨着響起隆隆，
這是王富堂同他交談，
難春的同他走來，
那四十位生死的傢伙，
炸彈大砲的響響！

要把他的肥體斷斷在
岡位的絲
拉過來大剝山的夏天，
披一頭白雲，
娘子膝授給他一個蒼蠅；
殘燈白髮習戀着更深，
一個老嫗關不住眼簾，
她在念想她的兒子，
把他耗給了一路福星。
記憶捉摸着展展展，
使他滴下了淚，
（淚，對他是要多珍貴！）
接著又用溫柔的手，
慢慢的把他推入了沉緬。
一個土台子開向南面，
台子上立著威武的師長，
他在向全師的弟兄訓話，
他們就要出發去打信陽。
「我們要用個人的血肉，
去換取民族的生命！」
師長把拳頭一揮，
（一舉要把敵人粉碎）
一雙眼睜得萬象無聲！
「就是萬一遭到不幸，
死也要死得帶點響亮！」
話要好似暴雨將來的虎嘯。

人人臉上刮起寒風，
屍體僵凝得身子一不動，
一移動，他衝出了寒風，
那軍人的行列
而長的套套？
全不見了。
他空瞪大着一雙眼，
(他的心在狂烈的跳動)
眼前另換了一副景象，
那暗流洶湧着風的鐵線，
水盡在爐火上
細語滔滔，
風的冰手
捉得驚天動地亂舞，
臉前臺
波有風動，
只有靜，
在靜靜的牆角裏，
起伏着萬馬千兵，
(把他困在這中)
從風聲裏，
向天空仰望，
天空裏白雲，
正迎著月亮，
眼裏白雲捉住了她，
一轉眼却又把她釋放。

風雷上晴色兩盡都歸底，
一個夢又把人度到黃昏，
日子在恍惚裏來去，
夢和真界俱不分主，
他望著一隻蒼鷹
在千尺高空飛翔，
海樣的長空，
雲樣的迴轉，
眼光緊追著這自由的影子，
餘深照煙不放鬆放縱一瞬，
（它的翅子，
引裏了他的幻戀）
眼光剛離跌落，
一支木樛放在風前獵獵飛揚，
（向他示威，
又兼向他招誘。）
十幾根枯枝
像十幾朵浪花，
剋勞的體品
提在手下，
花枝在他眼前一招展，
一齊開到了內房裏邊，
（香氣滿屋飄過。）
歌聲起了，悠揚又婉轉，
像花開的翠雲在歌頌春天，
歌聲抓住了他的耳朵，

他恨不能去吻那每一顆眼珠，
他聽慣了。

女同志們救亡歌曲的聲音去，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衝啊，衝啊，殺！）

趙軍狗東西却用歌聲去糊弄他，

他看慣了女同志們在火線上來去，

而這些夾肉却在出賣她們的靈魂，

她們來到了他的牀邊，

手裏的旗子捲起了皺褶，

每個人紅着臉張不開口，

羞慚，恐懼，占了這段時間，

她們去後，

他嚼着糖塊和餅乾，

心裏的苦，

正像口裏的甜。

心裏夾着一棒，

他給了她們一個曲原，

也許她們有苦說不出口，

也許她們用另一種方式在救亡，

他還給自己舉了例證，

「展展騙自己不就是這樣？」

他正在反覆的糾纏，

炮聲把他的思想打斷，

猛的立起了半個身子，

向着空中他揮起了拳。

黑暗之夜
像漆過了一遍，
他上下眼皮
激烈的作戰，
爲真的夢麼？
像刺心的針尖！
（叫的夜在抖顫！）
一躍高起來，
向天空投
一躍又跌下來，
像一條絲絨，
從這呼聲裏
聽到了響的皮鞭，
從這呼聲裏
喚到了絲絨繩，
從這呼聲裏
看到一個人皮開肉綻，
他閉上眼睛，
咬緊牙關，
彷彿在用全部生命去
去承受這無情的皮鞭！
（他情願敵人對他鞭撻！）

（七）

光風霽月般
揚起一天雪花，

靜靜的劇室裏，
盼不到個人來說話，
每天換藥的時間開一次口，
也擔心自己會變成個癡吧。
他又打開了記憶的畫冊，
還憂愁的頁子已替他翻開，
他想起冰舖的酸酸裏，
手捧那寒蛋，
一堆柴火
多少人驅擁着去洗衣裳，
（那呼聲的火光
怕人驚慌得了開荒畝）一派）
又從由憂想到春花
歌壇上桃花血一樣紅，
這歌的尾聲快過東風，
他讀書，神色正躊躇，
（有時發出一聲自嘆）
一個人影到了他的牀前
（他怕裏擠出的一聲）
一身破舊袍大帶腰圍系，
雙手幫他打身上的雪花，
你不要怕這人這樣別緻，
這是他的戰友，王富堂，
帶了反民團齊裝革莽望，
他一下子坐起來，
他沒有了飢渴，

大聲的歡笑，
寫新聞全不設防，
(忘了置身在甚麼地方，
像條清溪裏頭，
不尋到人口口，
盡被波瀾動身，
又拾起了野蠻的風，
(王宮變成了一口爐，
他和一下，他響一聲，)
從火山間起，
(四十個上山，
做七人生靈。)
問到痛傷的戰事，
(離到車站發一度衝到，
做與害得身子暴跳！)
問師長，與弟兄，
問他們現在何處紮營——
伏伴的問答，
有的使他驚奇，
有的使他尊重，
有的使他憂傷，
也有的使他嘆息
他知道師部駐紮在「桑園」，
他知道自己的身子是在「駝駝店」，
他明白了那一頁的條料，
是「軍事」裏面那個「那拉會果」——

他會獻計攻打尖山。
當他聽到師長對他的關心，
覺得再也不是孤立無援。
反過來他把自己的生活，
向王富堂敞開了一邊。
細米飯，
也不怕疏的人厭煩。
「兒子拿我當了豬羊，
想宰你，却先喂胖。」
「不會宰，心坎難藏，
僅留着你有更多的使喚。」
王富堂走了，
帶着展慶顯的心，
把他生活的枯寂，
陷得更深，
他第二次再來，
是在隆尾，
他說師部已移到「邪集」，
說笑玩鬧並沒有兩樣，
但王富堂早把個親心安在了要的身邊。

(八)

嚴冬已經走開，
鳥聲又把春天叫來，
展慶顯這一隻負傷的鳥兒，
今天他終於到了種子。

早晨，春光在窗棂上跳躍，

喜鵲在枝頭上亂叫，

他正望着高牆，

歡欣徘徊，

皇軍代表帶着慰勞團

一齊到來，

一同歡笑，一同談話，

「米湯」向他的耳中灌注，

「皇軍」今天要送他出院，

給他送來了一份禮物，

（一紙偵探證，

五十元紙洋。）

這不是「皇軍」的大量，

這是他的奸險，

放出去的縱然不是個偵探，

至少也是一個宣傳員。

大步跨出大門

（生的悶黑），

陽光刺得眼痛，

春光是舊相識，

藍的撲了一臉寒風。

看看柳色，

（楊柳生着青眼）

看看每一張臉，

（用熱熱的雙眼）

望望原野，

（原野上小羊開始嘶生）

望望尖山。

（它一點沒改舊時的容顏）

這一切，

他都熟悉，

這一切，

他全感觸到新鮮。

一個人走在路上，

不，不是走，是跑，是跳，

像一個小鳥撲撲騰騰飛，

當它兩翅長全了羽毛，

死亡歌子在他口裏響（

起先是呼。後來放開喉，

唱，還帶著手勢。

他在指揮歌隊一發。

這個歌還沒收尾，

別一隊跟著接上，

他唱，唱得要發狂，

頂好不再走，

叫手腳做翅膀。

（他願意叫全世界的人們，

都知道他的解放。）

他趕到「邪集」，

「邪集」給他了當頭一棒

師爺不會在這裏駐過，

王富堂的話裏有花槍。

(他開始明白，
人家早已對他提防。)

終於找到了師部，
喪盡了百計千方
見不到同連的弟兄
見不到王富堂，
他們已經開往前線，
二次去取信陽。

(快樂掙脫他的心胸，
落寂填補了那個空。)

師部門前的衛兵
用槍指住了他，
眼盯著他的服裝，
就要動手來檢查，
他背過了
自己的姓名和歷史，
才放下了那毫不要人的槍支。
他立在師長面前，
一張苦臉對一張笑臉，
苦臉上有一雙眼睛在打探，
想從臉色直探到心肝，
「聽說敵人待你很好」，
師長第一次先發言，
「爲甚麼又放你回來」？
不待回答點頭又傳了譯，
「敵人對我真不錯」。

管我新食糧給我獎勵」……

話頭正要往下投結，

嘴頭却捲著把它奪去。

「他還給了我一張紙條，

另外還有五十塊錢。」

他將紙包扔給了師長，

忙著用手擦鼻子擦眼。

師長拾起紙條看罷又放下。

說聲：「好，將計就計，

你再寫去作反偵察！」

聽了這話他放聲大哭，

（像一個孩子在厚被窩裡）

哭出他的一肚子沉冤。

「師長肯收我，

情願幹個三等兵，

捨棄了我吧。

這個任務我決不能幹！」

他用了染著涕淚的手，

把那個紙包撕個粉碎，

然後團成一個蛋，

拋在腳下用力的踐踐。

「好吧」，師長向他一揮手，

裝著下了一個豚子：

「尖山之戰平勇有賀，

上等兵展，願著著下士。」

（注：敵特務機關派員「吧西」



敵

(一)

六月天的大道
像一條黃蟒，
給太陽的毒焰
晒死在地上。
漫披高粱
也悶熱不過，
把綠的舌頭
垂三尺長。
原野的碧海
滾一絲風浪，
聽不到一聲鳥——
鳥兒都到綠蔭下去躲藏，
草杆上
也不見一頭黃牛，
黃牛
去戀柳林的蔭涼。
(不見一片鳥聲)

去擁抱青苔)
太陽像一個權威
高高在天的中央，
(吐光四人的絲光)
風管一大隊人
在這上扯裂重高長，
牌板，木做一樣，
掃絕了塵土，
塵土，
也擦得遠題，
無力均在人身上
打一盤迴空，
便又紛紛地
息落在道旁。
這羣人，
數目不下一千，
黑白雜色的汗衫上
一行黑字標出「雲」「運」，
他們有着彷彿的年齡，
(都是年輕力旺的壯丁)
他們有着同樣的身分，
(明天，全是農民)
他們頭頂一個運命，
(將士淪陷了，身家任憑人！)
只有被「抽」的花樣不同，
多半經過「聯保」的鬼門關，

繩強，索結，
繃緊，鎖飯，
自欺不及一個囚犯！
有的，從生活的崗位上
硬被拉開。

比方你正在鋤地
他叫你放下鋤得；
可見這黑夜裏捉雞？
一雙手把住雞頸，
有的就是這樣被捉來，
當他們的身子還在夢裏，
他們鬆下了

血汗灑洩的田園，
（田園上，殺決「壽」，
高粱比人高一頭）
一團骨肉

生生被拆散，
誰也忘不了，離去時候的
那笑臉和淚裏！
可是屠刀在手的日寇
這一些與他無干，
在精衛跳躍在敵人的刀尖上，
帶着骷髏作成的項圈。

（二）

他們的威智揮，

他們的白布衫，
打着汗斑，
印着灰團，
油膩的袖口插進布紋，
那樣的貪婪；
就是沒有風，
臭氣
可以噴幾丈遠。
有的腳趾上
掛一雙草鞋，
畏途把宜
磨成圓光板，
有的把赤腳踏上熱土，
像抱給之飛一樣穩當！
（腳掌一沾地，
肩頭便吊起！）
光禿的腰勾上
一條簾若帶，
低著頭，跨步仍闊，
勉強排成行，
他們這樣的搖動着，
顫抖着，
火裏的蟲子一樣，
走呀，走呀，
一步步去接近一個「絕望」
他們走在路中央，

一連挺軍槍在兩旁，
一支鞭子
趕千百隻綿羊，
做軍手裏
是皮槍。
你要撒尿，
他罵你是尿插，
你要屙屎，
他罵你是糞坑
帶着喇叭
催陪你同去，
槍口對準人的當胸，
時間才不過一兩分鐘，
「提上褲子」！
他發下了命令。
有人借這個時機送了命，
（丟下了一枝槍聲）
有人，死在這個時機當中，
（他叫屍體作標標
去替舌草衆）
拿若性命作一個賭注，
坐，死，全看幸與不幸。
連喪騎一匹火紅馬，
一支短槍點緊五勝，
軍帽的舌頭抵向天，
（看那那副漢奸臉）

皮帶不束，却叫它綁在腰間，

他，時而左奔，

時而右馳，

（臨風像他的威風；

寒窗死人的呼吸）

剛才，還見他走在後邊，

一轉眼，他又出現在隊伍的前頭，

他忘了

自己是一隻奴隸，

（良心成了化石）

在奴隸們的前

他擺出了「主子」的架子，

他要把這一千多人

踏在自己的腳下，

（對他手下的老弟兄，

他也毫不客氣）

穩穩妥妥的，

從「信陽」趕到「蕪湖」；

（到那裏去訓練，

那裏插着江精衛的「在武裝上」）

（三）

孫鐵蛋——

一身筋肉像鋼鐵，

鋼鐵裏不閃光的靈魂，

媽媽替他取了這樣一個乳名，

二十年舊德義生的早晨。

《算命先生說他命裏缺金》。

他有限，

書本對隨筆無嫌，

手掌上磨皮

則錫得裏成了「崗子」。

徐從順，

聯保主任幫給他理一個事名，

他對這名子十分陌生，

點名點到他的時候，

挺直的站著不知道答應。

（別人推他一把

他還直挺挺）

他三世單傳，

爲父的都是早死，

好似受不了生活的重負，

把担子早些交卸給兒子。

母親知道他的家庭，

可以給些簡單的說明：

一個六十歲的老母，

一個十八歲的新婦，

（提到她時，

他淚臉緋紅）

大路一旁搭幾間草屋，

賣紙張，賣小吃，一一

從過路人的口角下，

按一點微變的流子。
(再往上推上一年)
他的家在另一個時間。
那個鄉村貼近公路，
日本兵一把火把它燒光)

徐鐵蛋，
他沒有胆，
有一顆可憐的心，
他怕大兵，
他怕日本人，
(他更恨！)
想不到今天，
「二尺半」就要加身。
他走到隊伍當中。
(羅，像抽去了筋)
走上了自己的鄉土，
一切都是親切，熟悉，
而心卻跳得呼吸迫促。
(這村，近怕。
爭着告訴他的距離)
望望碧海似的高梁，
微風在海上吹起波痕。
還去年今日，
身子流入這碧深處，
一絲不掛，
衣服剝個精光。

看到懸鐘
由風前環遊的區環，
越心中念一聲：「
『六月六看穀秀』，
聽到蜂在高坡上叫喚，
最要緊對他的童年……
回憶的跡
許佔了碑，
早晚他托子欄到了身上，
離才從白天的夢裏釋我。

(圖)

夜，把這受難的一軍，
安插在一處莊村，
一班人廣闊在一間屋裏，
然後叫「賴將軍」把門，
這科還恐怕有興萬一，
外邊停站上用解解軍，
屋子裏，
有囚牢的黑暗，
屋子裏，有地獄的陰慘，
十幾顆人擠在地上，
像火鍋裏的一個肉蛋，
蚊子在耳邊惡戰，
汗水在背上決流。

疲勞叫人難眠，
魔鬼的棒子壓掉值錢眠，
身離草席，
手搖蒲扇，
向那裏去找
場園上的那個夏晚？
談話開始了，
可惜沒有香煙，
滋味是辛辣的，
沒有笑聲雜在中間。
『身在外，
心在家，
家裏留下了一枝花。』

傷心的曲調
展開了輕翅，
最後落到了
「饑渴」的心裏，
夜，
也為悲傷所感染，
停下了步子
停在邊界。
『限空就逃命，
誰給孩子去當兵！』
瓦俚的話頭像彈子，
從這個口裏
打進那個耳中。

一個傳一個，
誰也不留下一個字，
就傳接力賽跑，
忙著去投受那條褲子。
「饑蛋」接了話，
又把它給走。
家的影子猶如一閃
接上來的是一團血肉！
（呵你逃走）！
前，前，前，——
梭梭子和窗窗戶打戰，
這是警告他們
快些靜眠，
腳步聲
把人帶遠了
「饑蛋」的心
驚亂彈的絲絃。
第二天舊紙兩張，
滾圓的滾子把人叫醒，
（東一聲，西一聲，
滾子發了瘋），
不知道一夜怎樣的靜過去，
朝陽又給他們
照出了個茫茫的前途。
『報告，我要解手』，
『報告，我要大便』，

像一羣麻雀
睜睜開眼，
有聲得兩個萬軍
手忙脚亂。
鷹眼底下的兔子一般，
通的一聲，一個人潮下了懸崖。
一團兵緊追上去，
槍空響了一陣，
茫茫的薄紗帳
那裏去找人？
有三四個
憑着斗胆逃跑了。
衆一陣混亂，
剩下的一支槍
空做威風給大家看。

（逃跑的人們

像故意欺騙它的孤軍）

徐鐵蛋，望望敵人的血尺短牆，
望望孤軍手裏的那一支槍，
腳打擺，心也打擺，
催往於隨着砲聲
排入了大隊的衝行。
大隊的旁邊環着三個人，
一條繩子反解着他們，
（像一雙肉的手——
照從手裏夾背上）

頭，深深向大地垂下，
像正午時分的「朝陽花」，
他們的心却很堅強，
沉默就是有力的反抗！

不畏怯，
不哀求，
去碰命運——
還一身硬骨頭！

（大丈夫敢作敢當，
有這樣一種氣概在臉上。）

一個班長走攔了來，
一躍一個把他們踢倒，
（像一隻狗）

『送死由你；
抓回來由我！』

口裏罵著，
腰裏掏出了一柄小刀。
抓過一隻耳朵來，
嘩的一聲穿一個洞。

（聽不見叫聲，
只看見血紅！）

兩隻，三隻，
照舊的情形，
然後用一條小繩
穿過那三個肉洞，
用力一拉。

(三個頭
同一道視線)。

他顯得那麼從容。

《叫人驚佩麼

取人技藝的奧妙！》

好似不滿意這三個犯人的沈默。

又在他們身上掃了幾眼，

這才提起了手裏的繩，

系縛大廳，

兩排血衣示衆。

(三個人身上

射滿了眼睛。)

徐鐵蛋，從開始看到收場，

這悲劇定住了他的眼睛，

他的臉色像秋風的變幻，

這變幻全都配合着劇情。

望望刀鋒，

他摸摸自己的耳朵，

看看紅血，

身上的皮肉覺得發痛！

碎，碎，碎，

一連三遍後，

大廳開始移動了，

三個死屍撲在當旁，

(等候每個人不展定)

(壘)

大膽拉上了路，
昨日的生活又翻到今天！
黃旗，古道，
毒陽，臭汗，
多少傷心，
多少遺念！
多少憤恨！
多少要嘆！
一條沙河隔在當前，
不深也不淺，
滾滾的清流
吞到人的胸間，
隊伍把頭擺到了對岸，
原身在水裏，
拖一條尾巴
在河的這邊。
在易橋渡河的時間，
槍聲鎖住了騷亂，
情形就不用問，
又有人乘機逃竄。
(死，它捉殺不了
 永生的遺念！)
鞭下的烈馬
起伏着火紅的波瀾，

鐵窗換出極活潑的人。
連長的眼睛在人羣裏打轉！
又有兩個被押進來，
這四隻耳垂上沒有穿洞，
一個班長做了押解員，
口裏默誦着重大的罪名：
「他們怕是大奸細，
鼓動隊伍犯官要殺死，
到了地頭則燒燬天燈，
「敵」了他們那太便宜！」

沿途有西瓜
等待「長官」，
（當兵的也乾饑）
而這一千多個罪人，
全身的水分蒸溜成汗，
一個個口焦，刺龜舌喉，
肉體要自焚的一般！
他們要求一口冷水，
得到的回答是「有意抗戰，
借了這小題目，
連長大發威嚴：
「我手裏握着生殺之權，
高興時重死，那很簡單」！
從此，渴死了
也沒人敢再嘍吵，
從此，十步八步
就有人暈倒！

(活該你死了！)

一百老太婆

迎候在道旁，

雞猴雞猴玩——

迎候著一個希望，

手裏提一個破爛的布包，

布包裏包一點「乾糧」，

不比雞猴一張臉，

她開始向人羣探望，

大家像浮雲

遮過他眼睛的星光。

「捨了呀，捨了……，」

她喊起來了，招魂一樣，

丟我投進人海，

不給一點反響，

一個孤軍

同她開玩笑，

『說不定已經「敵」了，

後邊死屍堆裏去找！』

可止，這話不能打動她，

她立在霧裏已經僵化，

隊伍拉斷了她的視線，

希望

如她從萬丈的高峯扔下！

(她用兩滴老淚

「淋」了自家)

這受難的母親的倩影，
在一千多個心裏上放映，
這受難的母親的喊叫，
時遠時近響在每一隻耳中，
她，是這羣「囚徒」母親的化身，
他們對着她，
托出了一顆「人子」的赤心。

(六)

眼前景物
告訴徐鐵蛋，
離他的家
已經不遠。
「前邊就是我的家，
班長陪我到家一遭，
只須一刻，只須一刻，
家去還望探望老娘。」

憑他的懦弱性，
憑他的苦衷和，
班長把頭一點，
批准了他請求的「狀」，
什麼他一定歡喜若狂，
他的心却不是這樣，
他覺得有點害怕，
心上紛紛的跳來了幻想：
寒風在木板上狂舞，

妻子坐在桌旁，
不，她在向一位客人
探詢「杜丁歐」的消息，
靜靜地坐在那張長椅上。
一口黑棺材停在房中央，
一隻小燈閃着淚光，
粗糙的哭聲是妻子在守護，
紙灰落滿了鋪白的衣裳。
也許一步闖到家門，
那間閨房屋已經無存，
向那裏去問家人的消息，
滿地都是火燒的餘燼！
幻想變弄着他，
遲遲的不願意向前，
意外的驚風接近了他，
他，反而怕向驚風去尋援。
然而，幻想確死在事實的當面，
他立在了老練的墓前：
（妻子像一朵棉花，
在墓裏的墓前把頭垂下）
老練，蓬拉梭子
請來更靜坐，
（用衣襟一擦）
通拆開了
大號香煙一盒，
『怕「官英」餓了，』

鋪咁咁又這

去取福祿，

接著又自怨的說：

『唉，忘了，天氣這麼熱，

應該先吃個西瓜解解渴。』

身子，旋風一樣

跑去了門前的『攤』，

拾了個頂大的抱起來就走，

也不問一緊要多少錢，

瓜片剛送到班長的手裏，

她又請他再換一支煙『整冷

閒話了靠近大名

家鄉和住處，

挖鑿了所有事連的話，

一古腦堆到了班長的臉前。

『自從這孩子走出家門，

他帶走了我的一顆心，

請班長格外照顧，包圍，

看他的樣子還很多可憐。

話頭剛放下

拾起來又說：

『這孩子從小就沒有父親，

（據別人對他的身世多關心）

二十多了，沒離開過家門，

班長有所風骨，

也應付不了她的雙手，

班裏有四隻耳朵，
也聽不了鐘漏斗的口，
母子三句話還沒說完，
《今天找不出一句謊來，
話頭都叫淚水沖走》
班裏立起身子來要走，
（偵察制因犯接見的時間）
那淚也不能把人留住，
錢蛋去了，誰沒有兩錢。

（七）

大隊到了「新集」的廣場，
六月的晚風送來點清涼，
隊伍像一道粉白的風牆，
把連長圍在中央。
「奸細們，小心了，
我知道你們在隊伍裏潛藏。」
（皺蛋的心亂撲通，
耳邊又響起了那夜的新聲）
說完話，他下了命令，
把那個「犯人」當衆來開胸！
《一千多顆心
一齊發痛！》
報數，點名，
給十分鐘的休息，
他們的周遭

人聲亂哄哄。
有的給他們的親人
送來件汗衫，
有的給朋友
贈送些零錢，
「你們辛苦了」，
有的這麼慰勞一解。
「心苦命也苦呵！」
回答的嘴角上掠着憂愁，
隊伍把黃昏
帶進了一座古廟，
大殿裏的寶香，更顯得
格外素嚴。
門外傳過來要口子的鐘聲，
夜的毛手
撫摩在人的心間。
突然，
槍聲打碎了夜夢，
（不要誤會，
這可被「敵」的是「運兵」，
不是「壯丁」）
鐵蛋帶着夢的尾巴
跑到了院中，
灑灑天空，
天空裏星光萬點，
不知是三鼓

還是三更，

只聽見

四下裏響槍，

滿院子腳步聲，

只看見

飄飛的人影

向門外亂擁，

錢鐵蛋，抓住了這個時機，

（再也不放鬆）

推出了寨子——

倏地得了生命，

他沒有走向西家的路，

他走向了相反的路，

他知道。

五十里以外就是抗日的隊伍

他們在那裏紮住大營。

100

•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愛華神甫



(一)

天主教堂的鐘樓，
估沾染人間的紅塵，
縱身半懸空中
去喚蒼冥，吐承着白雲。
它用高傲的視
看問置服撲的人羣，
(罪惡的化身)
看紛擾的街巷，
像伊甸園裏的那條蛇，
化生世上來誘人。
看漢江的水
洗刷着青天，
看天邊的峯巒
坐臥這大塊平原。
把鐘樓的尖端做個頂點，

用視線的長度畫一個圈，

圈在這個圈以內的人們，

對它都懷著一顆關心。

走在街上的人

像被魔術擊打，

會突然停住步子

再往前望一下。

鄉下人對它

到了城裏，

也將先朝它仰臉，

(一)

對它仰望，

對它關心。

並不是對於久別歸來的飄零人

它最先伸著手給牠一個招親：

也不是因為它是一個標號，

告訴陌生旅客

到達目的地的那種舒心，

是因為裏面的一口銅鐘，

鑄了幾十萬人司命的天神。

這聲鐘第一次開口，

人們便丟了靈魂，

和平

變成一陣子騷亂，

騷亂過去，

接近來的是死的寂靜。

(像魔鬼念了一個咒語)

人獨立兩旁（一個情景）

第二次調整，

把麻提叫到了當空，

一個個沈默，

一片片火光，

一聲聲悸動！

它頂著一支腰身旗子，

站立在災難的圓外，

不動一點顧客。

飛得很傲的飛去，

帶著這緊的從容。

這時，又聽到它，進口劍道，

用和平女神的溫柔

想呀那些造孽的入侵：

從十里郊外，

從枯蒿裏，

從土洞當中。

叫醒來的人，

多少用死別重逢的夢狀

走進他們的家門；

可是，又有多少，

出去的時候，

幸福還在和龍為鄰，

四鄰的神號，

已成了無家可歸的人，

（幸福化成了灰燼）

(二)

鐘樓上
也發出另一種響聲，
那是「禮拜」早晨
向全市人民放佈的福音，
這福音，
是發自大鐘身邊的那口小鐘，
災難和幸運
永遠是近鄰。
基督的「愛」
藉着這感傷的鐘聲，
鑽入善男信女的耳鼓，
最後安居到
他們信心結成繭巢中。
信心開始催促他們
從不同的命運，
不同的身分，
不同的工作裏勤身，
勤身去應應主的招喚——
到教堂裏去聽他的教訓，
不必把守在教堂的門口，
從大街小巷，
從四面八方，
從雜亂的人羣裏，
你就能找出：

那個老嫗，
那個少女，
那個男子是一個快漢，
還不是這：
那一身黑大衫，
或是那本黃金的經典，
罩過他們的臉子，
你就可以作出無誤的鑑定，
新被的縫紉，
歡迎着新被的人羣，
像從地獄跨過天堂，
他們進入這鐵的大門，
大門以裏是不等的世界，
每個人頂着「主」的恩光，
華麗的衣服
環不脫舊襪，
用眼睛去讀潦草的人，
也不去笑別人
只能用耳朵去聽，
神甫立在神台上
比羣衆高一等，
(偶像都是由距離造成)
「主」的精神附上了他的肉體，
從莊嚴的情腹中
也使人感到仁慈。
『死在炸彈底下，

死在戰爭的災難裏，
都是前世罪孽的種，
今生結成報應的果子；
飛衝在天上
也用不著懷疑，
念着「主」的名字，
凶惡立化吉祥，
人間的罪惡是一地乾草
戰爭便是上帝的鐮刀，
炸彈一點也不盲目，
「它專找罪惡扎根的地面」。

神甫把鉄的真理
打進懺悔的心胸，
爲了這可憐的人類，
偏向「主」祈禱和平。
（用了個憐的神色，
一縷顫微微的低聲）
『主呵，你在天之父！
把戰爭從地上收回去吧，
看你的兒女們
是多麼小胆，
多麼可憐，
多麼發抖——
哭泣
流血
死亡

在戰爭之前！

主呵，用你那永遠睜着的眼，

看一看血肉紛飛

腥臭不堪的人寰；

主呵，把國戮的心

從好戰的胸膛裏取去吧，

對於你的兒女該不吝惜你的憐憫。

主呵，我們是可憐的羔羊，

你在背後執着皮鞭。

沒有一個敢作聲，

沒有一個敢置作，

心泉裏湧出的淚珠，

都被這抖擻的低聲振落。

沒有一個

不是深深的關閉着眼睛。

沒有一顆良心

（眼淚剛湧過）

不是潔白晶瑩，

你可以把它交給上帝，

去劈開每一個血淋淋的心胸。

神肅的聲響

卻先是怨嗟，

接着是責罰，

最後抖擻的一錢，

在低咽中死去，

這時候，無聲的聲響

環繞在軍樂中間，
眼淚在下雨，
整個教堂裏填滿了魂靈。

(三)

這種用的名字，
叫做愛華，
廿年的中國生活，
送給他一口湖北土話，
他愛吃中國飯，
愛穿中國的長衫，
他說他愛中華，
勝過愛他意大利的老家，
他要中國人民的
那份純樸，
那份善良，
那份忠實，
那份吃苦的精神，
世界上再也找不出匹敵，
他有肥沃的田地，
在漢水的兩岸，
在雲城，在石花樹，
有屬於他的一片片荒山，
有成千的老百姓
替他勤苦的勞作，
按時把糧穀送上門來

從來一錢也不會短缺。
大批印子錢
算給一般窮苦的人，
他會叫金銀化生，
他會在錢眼裏翻身。
他是地主，
他是債主，
別忘了
他還是教堂的神甫；
他把教堂
分生在許多地區，
他把數不清的良民
送成他的信徒。
他手裏
握著福音，
他手裏
握著鞭棒，
他手裏握著千萬人的靈魂
和生命的契符。

(四)

戰爭這就來到，
敵機先來報導，
投下一顆炸彈
就是投下一個警告。
那大敵機還要在空際，

總有信號槍彈
鳴飛到天上
去報告秘密；
今晚還裏
落下一顆將星，
敵機一定來炸，
甚至等不到天明；
彈藥運來，
軍隊調動，
飛機渡一次
不是追擊，
可是誰也不會相信，
敵人會長滿千里的眼睛。
想叫人家不知道這事實，
除非這事實不曾有過，
秘密不能永遠是秘密，
除非它被製造出來，
那製造的人，
馬上就死去！
警備司令部的偵探
穿上了便衣，
到處去嗅腥——
用整犬的鼻子。
不幾天，大衛中心
封閉了一家照像館，
它的主人，王恩光，

就是一個漢奸。
皮鞭抽出了實情，
良心的鞭打
比皮肉更痛。

第二天，
谷城，石花洞，
派去了兩隊偵探，
第二天，

警備司令部的參謀長
沒病却入了天主教堂的醫院。
他和愛華神甫貼得很近，
他說病候魔鬼纏住了他，
他想叫自家
沐主的神恩。
他端詳了
教堂的每個部分，
但是沒有一條線索
可以叫他沿着去探尋。

深夜裏，
庭院的地下鋪滿了花影
深夜裏，
碑南的高樓上還亮着明燈：
他的耳痛
可聽不到什麼動靜，
仰臉向着天空，
想把祕密去問電燈。

第三天下午
他搬出了教堂的鉄門；
他又打轉回來見神甫，
在第四天的早晨。
這次前來
叫他大吃一驚，
夏布長衫換成了軍裝。
兩條金鍊銜著三顆金星。
（背後跟著幾個掛槍的弟兄）
這青年軍官直進了來堂，
說漢好的口咬住了他，
王鳳光的行動全是他主使，
天主教堂裏有一架發報機。
（深更半夜，
向敵人報告探來的消息）
愛華神甫擦著雙手，
額上生出一顆顆汗珠，
（不是炎熱逼出）
他說：『我要中國，
比中國人還苦，
我喜歡每一個中國人民，
爲了他們我開設了這座醫院，
爲了他們。
我多方養到了慈悲的心。』
他說王鳳光
怕是個瘋子。

不然，平白裏
怎會血口噴人？
他說，教堂裏
沒有什麼假報捷，
話是用「絕對」的口，
「絕對」的字眼說出，
說話的時節，
他閉眼禱向著「耶穌」，
叫你把實情去問他的良心，
他輕輕的拍著自己的胸膛。
開始搜索：
七八個人忙手忙腳，
希望探進每一個房間，
 每一個櫃架，
 每一個牆角，
它們像神甫一般
威嚴自若。
「你看，什麼也沒有！」
向這毫不遲的來客這麼解說。
神的指頭
指著了廟所的基坑，
他們七張八張
在坑裏攪動，
一隻手探下去
摸出來了：
一盤電錢，

一堆電池，

一個木匠

肚子裏懷著機器，

『這是什麼？』

還是什麼？』

誰也不說話，

表情變了雙方的臉子。

『不知道誰的發報機，』

藏在了我的囊衣裏，』

可是，誰也不再聽這空話，

他們眼前擺著個事實。

給發報機照了像，

請神甫簽了字，

他們像得了珍寶，

人和東西一齊離開了這「聖地」。

接著，綠色的旗語

出現在綠色的旗號，

誓心的問號，

慈問的字跡，

對聖聖神甫

佈置了一個總的攻勢。

(五)

河口起了個大騷動，

大街小巷，它的動脈

在一個刺激下，

作了急劇的反應。
什麼比正午的太陽
更熱？
什麼比復仇的心
更切？

三萬多人
結成一個隊伍，
滿臉大汗，
破命呼喊，
聲響的火把
前後閃爍。
丁隻手一支旗子，
旗子也不甘沈默，
它搖來一陣颶風，
上面的標語也張開了嘴。
王恩光走在頭前，
(兩個人架着他走；

壓像拖去了骨頭那樣的僕)
三尺高帽子
把他的罪惡舉上天，
人，恨不得咬下他的一塊肉，
剖開胸膛，看看他沒有心肝了。
總指揮
是那位青年軍官，
他指揮着隊伍
向天主教堂

去和愛華神甫把血債清算。

（隊伍洗過一條河，

就有許多人匯注進來）

隊伍。

從一條夏路，

把教堂的領腰

緊緊的纏了三匝。

鉄的大門早已閉著，

他用這鉄鉗結綫來阻止這人羣，

人羣對它並不放鬆，

用嘴維納口，

用震天的呼聲，

用輕瓦石塊

向這「聖地」進攻！

這羣衆裏邊，

有多少是他的佃戶，

有多少是他的信徒

有多少人的腹名

寫在他的契約當中：

他們曾用虔敬的耳環

聽過他的教義，

他們曾用虔敬的心

接受過他的真理，

他們在他面前

號慟悔約眼淚

何只一次！

然而今天，
他們再不想起那些，
他們想起了
不同的東西，
就是他
叫來提燈
製造悲慘；
就是他
給敵人
把消息打探；
就是他的夥伴
架座意大利飛機來作幫凶；
就是他，
喝着別人的紅血
肥大了自己黑色的心肝！
滾吧，
脫下中國的衣服；
滾吧，
撕下慈悲的面皮；
滾吧，
昨天的朋友
今日的仇敵！
他們把憤恨的心
交付給那青年軍官，
他們把自己的要求
交付給那青年軍官。

讓能一個人說過話去，
當頭同變革神甫去談何。

掩鼻子

擴出威風；

叫呼聲

響放喉嚨。

千萬人的氣勢

壓得鐵鏈似要倒傾！

軍官出來了——

無氣的手掌

拍出歡迎，

急待他開口，

幾萬人口張目瞪！

他從鋼杖的嗓子裏

彈出了勝利的結果：

「變革神甫簽下了字，

廿四小時離開中國！」



「爲抗戰而死，真光榮！」

小引：

「生前，

他親手

把這句話寫在自己的座右；

死後，

他的朋友

把它字在他的棺頭。」

x x x

「爲抗戰而死，真光榮！」

丁族珊，

他替自己創造了這八字全銘。

站在梁頭上，
對著它，
念著它，
白天曬陽光，
夜晚看燈花。
蒼天紅——
他的朋友，他的司令，
背地裏給他扯掉，
他也不擺一擺，
說你到仙屋裏去一審，
那句話
又在原來的地方現形。
他結實
又年青，
長期的戰鬥
磨練得他
似乎不配他的年齡，
聽他說話，
看他行動，
誰相信三年前他還是個學生？
他投下手裏的筆，
換上一支槍，
把自己田地裏的出產
數做軍糧，
他揭起了「抗日」的大旗，
他領起了三千子弟兵。

他大膽，
他勇敢，
那一次戰爭
不是他站在士兵的前邊？
不管衣襟上
多少槍彈的誤，
沒有一次
他不是從危險走到安全。
他常常這樣教訓他的部下：
「槍子兒也是怕硬軀」。
讓子兒上
老百姓忙年，
敵人進犯「徒駭河」
衝着過年驕，
丁鐵羽帶一營人
趕去河岸，
嚴守大本營，
蕭司令留在後邊。
「隨時把情況報告過來，
我好派兵給你增援。」
他抽身海外
蕭司令叮囑再三
頭也不回，
彷彿沒有聽見，
跨上大馬
狠狠的抽了一鞭，

蕭蕭的北風裏
射出了一隻飛箭。
『好好照顧副司令，
你是知道他的性情。』
副司令又囑咐了一個衛兵，
他同了司令不一次共過死生。
『徒駭死』上
結一寸冰。
一道大橫
連接着幸與不幸，
四百官兵挽手臂，
向岸邊伸開，
丁鐵錘，依附著大堤，
他用人做一道屏障。
『不見人影，不發槍，
槍不準不發槍，
撤出一粒子彈的種，
就要得到一份收成！』
他傳下了
這樣一道命令，
驚同弟兄們
並肩臥倒在大堤的當胸。
遠處的塵沙
引來了敵人的兵馬，
他們試探着前進，
不敢用快步靠近，

人馬的影子
一點點更大，
機槍把口一張，
馬羣立刻亂了陣。
有的回頭就跑
驮着他的主人，
有的放開了獸性，
人，跌落在沙漠。
炮彈落在河面上
水波亂開花，
落在沙土上，
沙土把人按倒在它的身下，
機鎗槍在大堤上
揚起一這一這樣，
塵煙飛揚，
像冷風在呵死神對話。
請頭一飛
敵人往上擁，
一堵一堵，
火力把他推倒，
舊的死去，
新的補充，
敵人一次比一次多
一次比一次凶猛！
眼看自己的弟兄
半探似的被機鎗片刈倒，

候在他扎根的土地當中。

丁副司令，

他紅了眼睛，

『不該磨磨挐打，

我們要衝鋒！』

他從日記本上撕下一個票子，

在票蓋上寫報告給董司令，

字跡亂一把亂草，

象徵他氣急的慌張。

「敵人已開始橋頭！」

我已下了追擊的命令！

『徒駭河』上有我在，

企頭來見你，

如果讓匪渡河成功！」

從拂曉戰到午時，

從午時戰到日偏西，

沒喝一口水，

沒吃一粒米，

北風厲烈苦人，

人，漲成了木石！

誰說冬天的日子一眨眼？

古門把它拉長到無限，

太陽

沒停了過的鐘表，

好容易露得見

寒光寸寸縮短，

悲壯的風
向他呼號，
被燒的屍骸
發出惡毒，
夕陽紅著臉
告訴他說：
『敵人倦了，
抓紧這時間！』

『我們要朝
十里以外的村子裏去晚餐，
我們要打區敵人
在日落之前！』
丁鐵馬挺起身子，
幾百弟兄齊聲吶喊，
敵人的護邏招過來，
少數人
倒了下去，
多數人
向前猛衝
像一滾滾。
遠遠的火光
作著敵人退去的標誌，
一氣衝出十幾里，
殘旗還留著半塊紅綢。
丁鐵馬會——

也來了，
來的是他的屍身，
污血蘸着沙土
造改了他的額面。
沒有一個人
不拿眼淚代淚，
沒有一個人
感到疲倦，
油燈閃爍，
神殿五間，
對着八十五條死屍
多少個活人，
多少雙淚眼。
第二天一早
蕭司令帶兵來殮屍，
他清楚了鐵剛的報告，
如同清楚他的個性一般。
副司令的那飯衛兵
半途迎上來，
他身上的血
還沒乾，
他臉上的血
還紅鮮，
頓時，握手，
淚淚簌簌，
當他一見蕭司令的副

他一肚子的話
恨不能一口吐出，
可是他甚麼也說不出來，
口叫囁嚅給塞住。
說不出甚麼，
其實甚麼都已說出，
甚麼都很明白，
甚麼都很清楚。

『滾開！』

『跟我來！』
蕭司令咬緊牙關
把緊淚泉，
拿鐵的拳頭
強扣住腮臉。
到了「南廠」，
他先和生者見面，
大家用淚眼向著他，
他重來重去，
老半天沈默無言。
走進大廳，
去看死者，
這回，痛哭的是他，
真的一灘，鮮血一大灘！
大家靜靜的臉在地下，
八十幾位弟兄
同著他死的親友丁鐵頭。

今夕是除夕的前夕，
弟兄們的代表
排列在
黨司會的面前：
「老百姓家家在忙年，
又是磨麵，
又是火鞭，
他們有家，
他們有新年，
然而我們所有的
是一腔子悶酸！
死了的弟兄，
挺在地上
沒裝進棺；
活著的弟兄
眼看別人過年，
——自己的手頭沒有半文錢——」
他們一激憤，
一半傷感，
請黨司會作主，
不要叫活人看著死屍心寒，
不要叫從死裏戰鬥過來的弟兄，
耽留在淒楚的年關。
「好，你們下去對他們說：
明天十二點以前，
不分官長和士兵。」

每人有錢，有肉，
有五地錢。
對他們說，
在除夕的寒風，
我把死者全給燒掉。」

蕭司令，
他沒有錢，
沒有肉，
沒有錢，
也沒有木棧，
他用話打發走了他們，
立刻招集了「兩翼」的士紳。
一通用教話打圓底，
他用真情去打動他們：
「父老兄弟們，
我們是一家人，
我們的犧牲
不全是爲了你們？
用換給你們
換個平安的新年，
你們可以喝酒吃肉，
一家人樂鼓天倫，
你們可以用火鞭
鞭出心裏的厭惡；
然而我們
卻沒有厭惡，

有的是磨盤和磨杵，
我們有八十多個死者
陳屍在大廳，
我們有四百多個弟兄
需要慰勞，
二百斤肉，
五百斤饅頭，
八十五口木棺，
另外還有五百塊錢。」

你證我，我證你，
到時再與物質：

士紳們表示了
困難和遲疑。

『就是這麼，

明晚以前，

到時送不到，

不要說我和大家爲難！』

憤激激動了董司令，

眼淚在那裏打轉，

話頭射出去，

像錐錐的子彈。

第二天，

董司令的話

一件件都兌了現，

東西送過來，

在限期要過，

活著的
有肉有魂有新年，
死了的
一個人一口木棺，
除夕的夜晚
弟兄們殉死者祭愛，
「衛隊」的代表們也列在一起，
八十五口白棺
排成生前的行列，
山下裏的爆竹
作了弔祭的火腿，
紙灰撲人，
香燭抹眼，
人人垂著頭
任憑哭聲和哭聲裏情的糾纏。
董司令扶著丁鐵瑛的木棺，
木棺上蓋著國旗一頂，「為抗戰而死真光榮！」
還是董司令的手筆，
寫在他朋友棺木的前端。



他打仗去了

引

不是我有意用美麗的詩句
組織一幅新浪漫司，
這是現實活潑的真實，
而它，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

(一)

柴油般的火調
像一支畫筆，
擺在
一隻發抖的手裏，
它蘸著濃黑的煙子
在錯變的畫布上
草塗一幅速寫畫，
捕捉三隻人影

做它的模特兒。

『牴了牴子上有我的名字，

這是命運叫我去的，

這是國家的命令叫我去的，

呆在家裏有啥意思？

太陽，

每天從東邊走到西邊，

而眼睛却是近視的，

能夠看到的

永遠是窮困，災難

和無聲無臭的死——

讓我走吧，

去報効國家。

扎全了翎毛的鳥兒

還要飛出去打個圈子……』

燈光爆炸了一朵花)

是的，我知道打銅寶鏡

可以弄一千塊錢給我做個替身，

但是，那怎麼辦，

一家三口能系起牴子來過日子？

不！那是可恥的！

我就獻正當年，

小廟裏四年的墨水就有白嗎，

它教我知道了些道理……』

(有人在歎氣，有人在哭泣)

『牴了牴，

不要用眼淚給我送行，
應當歡天喜地的送我走。

我走了，
心裏也留個快活的影子。
哭，

爲了什麼？
人人的父母用眼淚
把兒子留在家裏，
撫養着，
國家會變成個什麼樣子？

眼淚是不辭的，
我是去當兵，
並不是去死！

我走了
有弟弟守在身旁，
有弟弟守住家鄉，
一年小，二年大，
一轉眼

他就會長得像我一樣；
還有，我知道你們還有一件心事，
那不說的，

當我有力量要活一個老婆的時節，
再回頭來娶她也不遲——」

爲了怕難分難捨的情緒
死死的糾纏，
他的斷頭爭取着主動，

用盡都，
用年青的心去躍動，
去擊破蒼埃的話，
幾乎不給它留一顧議。
他躺在自己的牀板上，
把頭低下去，
苦心編就了一套話，
預備天明到姑母面前去，
到表妹面前去。
把早已裝滿就一個英雄。
但是，當他走上那條小路的時候，
他的心開始搖動，
那些話頭
也一刻一刻萎縮，
一種力量，
他感到却說不出，
慢慢的慢慢的變換著他的情緒。
這一條小路
印着他二十個年頭的跋涉，
一個腳步
印著一個記憶，
而今，記憶一個個都復活了
一層一層把他圍住。

(二)

不是火山一樣的沈悶
追詢走開，

不是被氣息傳染了的恐懼
這般走開，
不是的，他站得定下來，
是輪自己替別人替去一個障礙。
他抱那三間房子，
把這最後的一段時間，
留給他的延壽
和十六歲的女孩。
他明天就要走了，
他自己也不知道
要走向那裏？
要走得多久多久？
今天的拜別
也許就是最後的告辭！
他曾經有過太多的時間
和空閒，
同她一道閒談過，
但是，那時節大家都還是個孩子，
回憶起來才有情意。
他曾經生過花一般的志願
和貪心，
在表鍊身上，
但，那些子貪戀
只能讓它死在心底，
因為別人把守着神羅
和空閒。

防範他細的責備
像防範瘟疫一般。
現在，他是單獨對着牆，
他可以任性的放一次野馬，
他可以吐出蜜一樣的話，
他可以叫情感
作決堤的泛濫，
他可以叫她的發聲
刀子似的割裂她的臉。
可是，他像有意珍重他
細微的榮譽，
可以兌換成現實，
他却不叫它現實，
浪漫的清趣死了，
他心上飄着一個別離，
一肚子的話
在來時的心窩裏亂擠，
現在，沒有一點
從心裏跳到口裏，
他沉默着，
她沉默着，
他的眼波流到
她的迷茫靈魂裏去，
鏡子裏邊
開着案頭的一朵月季花，
她的臉

照在花邊，
彷彿在？
「比美一下誰更好看」。

他呆呆的
看着鏡中的影子，
她呆呆的
低頭弄著天藍的春衫，
他把眼光

移到窗戶上去了，
窗戶上春光在跳躍，
窗戶上的花影
叫唱歌的雀子
騾弄得亂顫動。

「好，再見，
表妹珍重，
盼望等待我
等待兩年」。

他走了，
撇下了這兩句贈言，
返他國來
把房門鎖好，
從今天起
他把青春推出了自己的門關。

(三)

他走了，
她的臉再也不會笑。

花的紅，柳的綠，
在她眼裏都是無聊，
百鳥的合唱
不再是和諧的樂曲，
這嘈雜的聲響
只有叫人感到厭煩！
她在潔白的心上
殘留着相思，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別後的日子
在她心上劃亂了痕跡。
太陽——
這個失了靈性的脾漢，
驅着春夏秋冬旋轉，
他亂揮起手裏的金鞭。
她也沒法打發了步
去尋找他的踪影，
她不會離開家門，
那裏知道南北，
知道東西，
知道戰場的邊沿
離她身邊有多遠？
但是她一點也不恨他，
不恨他為什麼不來歸降
報聲平安。

(她聽見這聲喊聲，
到這她丈夫的房間。)
她聽見自己的青春
一步步走遠，
她祈禱上天
叫鬼子早日消滅，
好把他解放回來——
回到她的臥前。

(四)

做一隻鳳凰
落到寒門的屋脊——
迎來一位貴客
常常來到她的家裏，
男主人陪他談天，
其實是陪他悶坐，
聽他把這井口的院子
誇成個天堂，
他說他最愛農家的生活。
每次都是一樣
閒談天氣，
再從天氣扯到戰事，
他竭力找話
把漫長的時間充實，
像是別人對他多感興趣。
他每天必來，風雨無阻，

他是一個不忠實的博覽員，
爲了就陽，
胡亂編造些戰事的消息，
他是鄉下的一個「實頭」，
他是幾個保甲的「主管」，
他住在我們主人的那村，
二十年前的老屋堂出亭，
他自己說今年才四十幾歲，
然而他的兒子已經三十，
他的兒子也不同意，
堅立在鄉邊提出抗議，
他每次各處巡遊，
都追隨着五六個衛兵，
匣子鎗半懸在腰間，
叫不認他的人，
知道這人物不是小百姓，
是一個「官」，
可是來到這裏，
他特別表示家常，
托衛兵探出門外，
聽到要烟點火的呼喚，
才准進來，
他口裏含着紙烟，
他更塞一支給他的友伴，
他談笑着個好談話，
雖然這寒俗的主人家

對這一点也不習慣。

「有什麼事只管找我，

只要我能力所及，

老鄰居說不到客氣，

譬如要種蘋果有什麼難處？

我已經命令保長

叫他特別照顧……」。

「公事真忙那，

像一團絲，

永遠理不出個頭緒，

跑衙門，縣長常來請，

案件又多，簡直把人纏死……」。

他到這裏來

好像是爲了討點清靜，

這裏什麼都好，

人好，狗也不兇，

甚賞前的那棵月季花；

也比別處開得格外鮮紅。

惟對這極愛家真留戀，

每天來，每天都新鮮，

屁股戀愛着那條板凳，

一坐就是一整天。

(五)

王寶然進門來了，

是什麼風把風吹了來？

一見這位姑娘就陪笑，
好像從他身上
可以發一筆大財。
她背上的包裹
可以給造飛機，
她的嘴
給她賺得更多，
她的話
每一句都羅織花紋，
她的腰，
決定了
多少對男女的命運，
她長滿眼睛，
專爲了給別人配對成雙，
郎才女貌，
半斤八兩，
只要她一句話，那命運
就像上過秤的一樣，
她在姑娘面前
誇耀他聯軍主任，
體面的榮祿，
詩意的富貴，
她把他裏所有的好字眼
一齊亂往他身上堆。
說他近來才斷了絃，
說她是一個顧相的人。

一大把幾匙在等待着她，
等她去開幸福的門。
『不要怕已經訂過親，
打仗二年多了，
還指望回來個活人？
疑心當不了眼前的福，
不要叫她

白白耽誤了自家的青春！』

她的嘴角上直頂銀星，
姑娘的臉上直飛紅雲，
像是一場決死的搏鬥，
她要戰勝這處女的心。
一轉身走出她的房屋，
一屁股墩在外間的當門，
她又另闢一個新的戰場，
眼前的對手——
姑娘的爺娘。

她說洪運來碰他家的門牆，
但不知他們有沒有缘分來承當；
她說：姑娘大了不學久留，
留來留去裏給仇家，
他說只要一嘗出口，
立時就可以平地升天。

男主人的眼
望着女主人的眼，
兩口子用眼睛

交換著意見，
女的肩禮上
掛一片歡喜，
男的肩頭上
結一個為難。

【半月以後

我傳來好消息，
我這就去聯保主任的家裏，
就算我願意，您願意，
人家願不願意
還得看你們的運命】。

(六)

『日本兵到了！』
魔鬼在透蕩，
人們扶腿就跑，
也不回頭，
女的拖着孩子，
男的拉着牲口，
秋後的曠野上，
填滿了人，
像世界末日
已經來臨，
沒有了理智作主宰，
求生的本能
在驅逼著他們。

跑呀，
跑呀，
看誰的勁更足，
到底要跑到那裏去？
你開誰，
誰也不會給你個答覆，
她的全家
浮在這人流裏，
十二歲的小弟弟
拼命用鞭條抽打黃牛，
是她，你却不要識她了，
頭頂的黑布，
臉上的黑灰，
身上的破舊衣服，
掩護着她的美。
她們正在走頭無路，
正在愁着沒處安身，
沒處住宿，
一位教員來了——
聯保主任把她們來往，
他的出處祿在路裏：
上天原無惡人之路。
她們隨着他，
把生命交給他，
他把她們帶到三十里外
他的一個「莊頭」的家。

這家人，牛棚裏的牛
都被擠出了大門，
遠近的親戚，
陌生的難民，
親親熱熱的擠在一起，
疾風驅散住舊棧的心，
晚上，穿著白天的衣裳，
衣裳上帶著原樣的灰塵，
芥菜對芥菜，
想睡又不敢睡穩。
我們團位結成
兩兩合上眼
一個半人半獸的怪物
撲到了她面前，
正在她生死當中
容不下一根頭髮，
疼的一聲，
她被驚醒，
脫離的腰裏，
插著一個青年軍官的影。

(七)

這門四口人，
一個也不缺的
回到了家門，
家，

却不用馬蹄的籠子
捆住牠們，
飽滿的軀體，
飽滿的雙翼，
空結壯皮
等候主人
有口它們卻不會說話，
聽一聲；
這走穩健的
不是日本兵，
是另外一些人。
男主人
正在咬著煙斗
愁明天加嚴逼日子，
保長駕到，
把一把條子塞到他手裏；
草柴煮干，
草柴煮干……
送到辦公室，
限期是三天。
他怕那些條子，
他更怕保長的臉，
困難上困難。
軍和商人對命。這老天！
正在沒路可走，
聯保主任的請官在心上一跳，

他想去找他，
又怕他的門太高。
他正在躊躇著
去求貴人，
王孫子來了，
來取他的回書，
偏被困苦
追逐了
生活的夾道，
要死要活
憑自己去挑。
虛榮同現實
替他做了主人，
讓美姬的名子
第二次落上紅紙，
也不管勾起她
多少回憶和傷心。

(八)

當年引他出去的路，
今天又送他回來，
連他自己也不敢這樣想，
真是一個奇巧的安排，
狂風吹過來，
喜歡催他

把步子放快，
歌聲
有鳥唱和，
一路上的春花
迎着他們。
他打開心河流水腫，
查一下，
那年那月那一天
離開的歲時，
到今天為止
來總結一筆：
一共是兩個年頭零十四日，
兩年，
不算一段短的時間，
隨著季節的變遷，
災難和幸福
不知多少次交替過
統治人間的威權；
兩年，
走過的路
一時沒法用星數來計算，
把老城學生的紡績
接起來
怕也沒有那麼遠；
兩年，
住過的地方

像星星
分佈在夏天，
路綫的綽，
綽入了
半個中國的河山；
兩年，
他一身經過了何止百戰，
用盡死
突破了重重的鬼門關；
兩年，
受的辛苦
像一座山，
他用快活的心
把它吞下；
兩年，
他從一個兵
升成一個官，
他回來，
帶著榮光的銜，
國家不吝惜它的光榮，
他也沒吝惜過自己的生命；
兩年，
心上掛著家，
掛著爹娘，
也掛著個「她」。
今天，

他要實現一個夢，
這個夢，
用無真的幻想編成，
他正走在回家的道上，
揮簫遊，
引導幻夢
去和現實溝通。
他想過
用怎樣的心
來遇見他，
她用沈默
說出無限的話，
他想
這彩色的絲綢，
會使得顰眉淚流出來，
這些瑰貴的料子
第一次臨臨的臨界；
他想。
這南唐王的手鐲
如何去貪婪，
她的手腕，
他想，
金黃的首飾
會把她裝飾成
一個天仙。
已經做成的衣服

是用他的心做着尺標，
但是，誰知道，
她又肥了幾分？
瘦了多少？
他想着，
一步步近了
自己的村莊。
他想着，
寒風像美酒
灌醉了這遠方的歸人。

(九)

老娘用眼淚
把一個消息送給他，
不是憂愁，
不是責罵，
他用平靜的心
接受下它。
『兩年已經過了，
還認得人家？
是我負了約期，
並不是她！
憑兒子的身骨
不趁一個女人，
不要悲傷吧，
我的雙親！』

今天我要去
看看姑母，
看看表妹，
如緣緣是不到，
我們可還有兄妹的情分。」

他懷着一顆亂跳的心，
他懷着衣料和首飾，
他一口氣跑到姑母的面前，
你突然從天上落下平地？
他給他們
帶到的驚訝
多過歡喜，
他的身子
就是一個難題，
看一對老夫婦
彼此抱怨：
你說不該，
我說不該，
「你這人家
做了官回來！」

瞧一對老夫婦
互相磨牙：
他說不是他作的主，
她說不是她作的主，

當自作主的
好像是老天。
他任着
他老兩口子
在那裏追憶，作難，
他一個人
走進了表妹的房間，
他英爽的樣子，
逼得她不敢正眼看，
她像一聲女神，
那麼英麗
那麼尊嚴！
『我這次回來是爲了結婚，
回來了，
你一條身子
又許給了別人。
這，我一點也不恨你。
只怨我自己，
怨我的命運，
我明天就向部隊去，
我願意你永遠的幸福！
這裏是爲你製辦的新裝，
請用表妹的手
把它收下

作一併賣掉，
看在那齊的情分上。」

他的話
顯得越發，
聽起來
她的心越苦，
胸口裏
燒起一把火，
無心去看
那紅紅綠綠。
張老更的一段時間
拖着沈重的步子
從他倆心上
走過去，
神，
給了她最後的勇氣：
「我沒有對不起你，
直到今天！
這不是磨苦的時候，
一切話留到後來再談。」
再往下去，
話音越來越極越急，
像一條水流
淌在亂石橫壑的谷底——

(十)

女主人，這天晚上
留他在屋邊停宿；
第二天一早，
飛去了一雙青年男女，
男主人，

咕嚕著翅膀；
千不離分，
萬不離分，
不離分把一個女兒
許配兩個男人；

女主人，
也咕嚕著翅膀；
東遊了「婆」，
叫你去舉什麼聯保主任！
他說說強強的
跑去送信，
叫聯保主任
趕快派人。

自己的姑娘自己不作主，
誰搶到手就是誰的人。
他計算，
她們今天

一定是在她的姑家，
那村子離這裏六十里路遠，
縣保主任欺騙子龍，
照圖指示的目標，
他放出了小黃雀窰犬，
他們進到了目標地，
他們停在一盤門前，
屋子裏傳出啞聲私語，
燈光把神龕淹沒了一窗戶，
一陣急烈的拍門，
拍得星星也抖動，
拍得狗子發了瘋，
拍得小燈閃死了眼簾，
準備好了，
一雙細蹄來打開門，
屋子裏，
圍到了大兵一羣，
牆門裏要人，
人却不見影，
小燈再亮起來，
照出一片空空，
還嚇不了人，
剛才明明是情獨的高聲，
越喊越有假，

他們到處溜著窺覷。

一隻大木箱

胆怯的坐在牀頭，

一把鐵鎖

緊鎖住它的口，

一個大兵把它一攔，

一聲叫喊：

「好，有了，就在這裏，

弟兄們抬着它走！」

磨破了

十幾個人肩上的皮，

把它抬到了

聯區主任的家裏，

當着幾十雙熱切的眼，

打開了這只神祕的箱子。

那裏有他愛的那位女郎？

裏面是噩夢的一具死屍。

（這位區長，爲了蓋一個煤棚

，用死來進貢自己的臉子。）

卅年十一月廿八日於臨泉。

書 名：

威 克 家

發行者：

三戶圖書社

地 址：

桂林中北路107號

印刷者：

中國印書館

31.4 初版

8 1 0 1 3 2 再版

國 權 論

著 者： 陳 天 華

出 版 時 間： 光 緒 三 十 三 年

1
20